

海 风 唱

柯
健
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简介：

柯健君

1974 年生于浙江台州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台州市第六届拔尖人才

台州市直机关作协主席

参加中国作协《诗刊》社第 26 届青春诗会

获《诗刊》2010 年度诗歌奖

在《诗刊》《人民文学》《天涯》《星星》《北京文学》等刊发表诗歌、
随笔 500 多首（篇）

在《人民文学》《诗刊》《诗歌月刊》等举办的诗歌大赛中获奖十多次
作品入选《年度最佳诗歌》《年度诗歌精选》等二十多种诗歌选本
出版诗集：

《呼吸》（2000 年）

《我们一直坐到天黑》（2005 年）

《蓝色海腥味》（2011 年，浙江省作协 2010 年度签约作品）

《海风唱》为中国作家协会 2013 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浙江省作家协会 2013 年度签约作品



序言：“我愿放弃灵魂以外的一切”……………王自亮

第一辑：听海风唱歌

海风唱
因为大海
海话
海有多么美
海的暧昧
看海
爱上海的理由
我爱海
海洋
沿海
大海的呼吸
大海是一种命运
海边的房子
听海风唱歌
在海风里一再唱着
听听海说些什么
像海一样歌唱
有时，我忆不起这是海
东面的海
海边一夜
这片海
苍茫的大海
海风
沿海
当大海沉睡
海在东边
黑暗中的海
蓝蓝的大海，小小的船
我老了，海不
出海
写到海就够了
夜空下的海

在异乡的夜晚想起故乡的海
我们对大海做了什么
海边的我

第二辑：故乡的风

在岸边
妈祖庙前的空地上
渔家姑娘
看着一条鱼
旧港口
星空下的海
从摄静寺回来
在微暗的摄静寺读心经
雾霭中的台州湾
码头排挡
寺院里的鱼
去妈祖庙的渔民
在某个角落
休渔期
晨雾
捕鱼
静静的台州湾
给造船厂的朋友阿四
故乡的风
身份证
妈妈
为妈妈祈祷
台州湾

第三辑：寂静的渔光曲

我的诗
我指着……
渔光曲
寂静里
春天了
暗礁

为礁石缝里的泥螺唱首赞美的歌

我的泪

哭泣

那天

黄昏中

暮阳下

我看见了暮色

重量

对峙

原谅

接受

渴求

滩涂

岸边

改变

冷

让我们坦然地面对苦难

温暖

有星星的夜晚

羡慕

像鱼一样

需要

一条未知的鱼

评论

充满灵感、坚忍，犀利清澈的诗歌……汉克·雷泽尔博士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蓝色”写作……霍俊明

在蓝色海腥味中，聆听生灵的交响……胡明刚

生态视域下的“海上台州”

——解读柯健君《蓝色海腥味》中的海洋意象……

赵学峰 刘富丽

后记

大海里的歌手……柯健君

序言

“我愿放弃灵魂以外的一切”

王自亮

我们所面对的，不是爱琴海，也不是加勒比海。那是被轴心时代文明或异域情致浸染过的海，回荡着荷马的古代歌吟或沃尔科特的现代性叙述。我们伫立其岸的海，更不是洛尔迦所歌咏的充满了安达卢西亚神韵，飘散着“卖水谣”和“吉普赛谣曲”的悲哀之海，或浪漫之海。不，它是东海：浑浊、狂放、阔大，咸腥味十足，丰饶而贫瘠，人们在此生生不息。

于是，这片海洋所铸造的诗篇，也就带上生活本身的沉重和忧伤。与此同时，人性与族类的精神性在这片海洋中浑然一体。最近几十年来的社会变迁、物质生活和民间信仰，工业化的勃兴，农渔业的凋敝，给这个以海洋为想象力之“墙”的民族，带来了一系列的惊喜和苦恼，以及深刻的痛楚。华夏民族对海的态度向来是微妙的，甚至称得上暧昧：海，既是抵御外来事物的“长城”，又是索取另一种食粮的“田园”。只是到了近代，海洋的性质完全变了。海在不安中延展。两种异质文明——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互为激荡，内部新的力量也在迅速生长。正是这个东海，见证了一系列的事件和变革，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到后工业社会，都在东海之镜投下身影。因此，东海之子的诗篇，注定带有与生活本身相匹配的激情，包括狂喜、沉思、质疑和回归。

柯健君的《海风唱》，就是这样的诗篇。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一个诗人能像柯健君一样，以如此巨大的激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能写出如此众多的海洋之歌，与海洋相关的生活之歌。这些年来，写海的人可谓众多，但如柯健君那样把海洋与家族、社群、场景之间相互契合，既写出东海的形相和气息，又刻画出生活的大海性格，揭示海洋和社会关联的现实，具备历史感并显露精神的多重构造，将喜悦、悲哀和一些复杂的感觉，如同油画的笔触那样叠合交错在一个史诗般的画面上，却很少见。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几十首海洋诗作，组成了一个时代的标本，同时也是一次规模不小的诗歌实验。这个实验包含了语言、意象、技艺和叙述。可以对其中的一些篇什细加审视，挑出某些瑕疵，甚至也可以看出，这几十首诗歌的质量并不完全匀称，但我敢于说，柯健君这些东海诗篇的基调、构思和语言质地，带着惠特曼的回声和聂鲁达

的神韵，雄健之中隐含沉郁，旷达之余传达了哀愁，在当今诗坛日益精致化的写作氛围中，显然是一种超越。

柯健君在其诗作中，对物质生活和自然力的描写，充满了社会性的矛盾和人的惶惑，特别对工业社会所摧毁的海湾自然状态，怀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情感。海在异化和沉沦。海试图自我拯救。这是一场真正的“海难”。所有这一切，使我想起了“寻根派”代表作家李杭育的小说《最后一个渔佬儿》，以及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李杭育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场景不是东海，而是“葛川江”——钱塘江的化身，同样是被工业文明侵蚀的半自然状态的渔家生活，同样是人物内心的纠结和郁闷，同样半是挽歌半是颂诗，柯健君诗歌的世界更为广阔，所涉及的事物更为复杂。

在《海风唱》中，我们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诗人所面对的文明的底色。也就是说，柯健君所要唱的海，是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交汇点上的海，它承受着破坏和建设的同时进行，承受着“海”成为“非海”的命运。这是它的前世今生，它的自然-社会演进。从人类工业革命前的海，到工业和后工业时代的海，正好经历了一场从自在到异化，直至压制的根本性转变。欲望被放大了，并获得了加速度。征服自然演变成对自然的残酷统治，人自身也遭受了戕害。谁也无法阻挡这个脚步。诗集里几乎所有的诗篇，都弥漫着台州湾的“化工气息”，挖土机和打桩机的“腔调”，马达的伴奏，机器的轰鸣，还有前所电厂的吞云吐雾，造船厂的嘈杂，酸雨的腐蚀，甚至隐约间还写到了核电站——总之，这些都是工业对海的侵蚀，甚至是“杀戮”。

问题远不止于此。这片海，也就是我们说的东海，如何面对着这场旷古未有的杀戮呢？在柯健君的诗歌中，我们读到的，先是沉默、不安，接着是动荡、对峙，最后是愤懑与无奈：“念及暮阳。无力的光线护卫不了对海的杀戮 / 越来越多的沉重 / 在岸边，在海上，在我不见的角落 / 遗落着无奈和难以描述的愤慨”（《暮阳下》）。与此同步，诗人的感觉和情绪，也由惠特曼式的旷放，主体的张扬，转变成抗争和呐喊，直至像礁石一样“学会忍耐”，“接受光线的离去 / 接受渔家人深深的苦难 / 接受黎明悄悄地到来 / ——世上万物，总有去和来，悲或喜 / 我学会接受”。由此诗人还产生出一种形而上的悲哀：“我能控制一首诗的长短和韵律变化 / 面对，一秒一秒前进的时间 / 却无能为力”。这令人伤感。生活以当代的名义被肢解了，由于海的苦难和渔民的牺牲而显得极为悲壮，因而诗歌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意味。

这个悲剧意味正是文学的自觉。

当然，海是具有两重性的：激情与冷漠，宽厚仁慈与没心没肺。这就是海的兼容性，不管是自然的海还是社会性的海。这，也是我们如今面临的生活的根本性质，各种力量的彼此消长，对抗与和解，辩驳与一致，决裂与重合。但是，在柯健君那里，海还是海，浩大、厚重、激荡、包容，是仁慈的自然之母无可替代的符号——

海把辽阔藏匿远远的地平线
——轻易，谁都发现不了，海的美
即使有汹涌的波涛，仍是涌得低低的。像压抑着
内心的哭泣

海雄伟的美，从不在海面上显现
涌动的暗流。大块大块礁石。深深的蓝
在阴郁的天空下，或金黄的斜晖里低调着
——海从不放纵自己，哪怕最简陋的船只也从不对它
轻易地撕毁

海的柔弱，只在傍晚，沙滩一角或滩涂的芦苇丛
和着月光轻轻拍打……像哄着孩子，低垂的
声音，越来越低，直至融化在深沉的夜色

——海有母性的美，宽容一切！
它从不为沿海工业带的入侵而报复
只在承受
用自己浓浓的海腥味淹没恶毒的化工气息

海的美，永远依附在海的身上

——《海有多么美》

当然，诗人的真正使命是诗歌创作，而非现实的抗争。在这里，诗人最重要的职责是唤起记忆，唤起海洋处于自然状态的记忆，孩童时代妙不可言的记忆，劳动与创造的汗滴所哺育的质朴真理，以及这

片未被欲望污染的天空之明净，母亲和父亲曾经赋予的言谈、气息和形象之美好，都值得嵌入人类的集体记忆。在柯健君的诗歌中，这一点非常突出。

在这众多记忆中，最令人感怀的，是人性的记忆，为大海所环绕的家族记忆：出海的父亲，浑身散发出一种海的气息，生命的搏动与劳动的汗滴，与大海如此匹配，而妈妈简直是海洋另一面的象征：温柔、体贴和劬劳，对“我”来说，母亲与海是一回事：“妈妈教会我穿衣 / 妈妈甜丝丝的乳汁有了淡淡的海腥味 / 妈妈在海边的小镇上买菜补网像一只勤快的螺 / 妈妈常常半夜里被海风吹醒 / 妈妈数落我的声调像浪涛敲打船帮 / 妈妈的梳妆台上摆放着妈祖”。在柯健君看来，海几乎是信仰本身。“我相信晚归的渔船和夜空星星 / 充实了妈祖庙里的祈祷”（《海边的我》），唤醒记忆，就是唤醒人性，回归本真的存在方式，寻找人类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我们在这部名为《海风唱》的诗集中，既被诗人所描述的大海遭受严重破坏的情景所刺伤，也为诗人的海洋和生活记忆所触动，所激发——这是一次能量的转换，一种启示。

由于大海铸就的性格，鼓动着诗人继续歌唱。对于诗人来说，歌唱就是一切，正如精卫填海，诗人的歌唱足以撼天动地。“像海一样歌唱 / 不畏惧一切地歌唱 / 对我的亲人，涨潮一样地爱他们 / 歌唱他们给我血液和身份 / 歌唱我们一代代繁衍”。“把海唱成一滴水 / 我成了海”。在柯健君看来，大海是值得人类讴歌的，因为大海的开阔、宽容和巨大，也因为大海的所展示的多面性：它的柔和、倔强和狂暴，它的冷漠无情和无所惧怕。大海既是舞台又是演员，见证了人类文明的缘起和发展，又为这个文明所污损。但是大海的浩大和容纳也是有限度的，按照人类文明发展特别是中国工业化对大海的索取和污染来看，大海所接纳的已经超越了底线。所以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的情感中，带上了一丝悲凉和无奈。海，“像压抑着 / 内心的哭泣”。（《海，有多么美》）。

而诗人对海边生命的讴歌，特别是那些微小生物的吟唱，是极为感人的，如贝壳和泥螺。那些贝壳和泥螺，仿佛是有性灵的生物，在那些礁石、泥涂和堤岸上，与人一样对那些戕害和杀戮大海的事物作出抗争，站成一片天地。我们先来看那只贝壳：“我有时在岸边的礁石缝里见到隐藏的贝 / 海轻轻推涌，磨钝它的尖利 / 海用它的暧昧 / 吞噬了一只贝——也可能是一只不知名的螺 / 坚硬梦想，让贝或

螺的内心 / 变得柔软”（《海的暧昧》）。然后，诗人让我们在暗礁上遇上了一只螺：“——一只螺，在阴暗里转身，在苔藓的气味里 / 向往大海的呼吸 / 我要唱首赞美的歌……简单的 / 不须太多修辞的曲调 / 为它的努力，唱出坚强 / 为它的博大梦想，唱出执着与关爱 / ——即使没有春天的旋律，我将它 / 弱小的身躯，当做温暖的和弦 / 硬朗的内心，作为 / 踏歌的行板 / 瞧，窄窄的礁石缝里 / 总响起宽宽的自由之歌——无拘。无束 / 永不熄灭”。（《暗礁》）

在诗人笔下，大海与生活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取得了某种史诗的性质。事实上，生活的激荡反复，历史的迂回曲折，文明的多面性，人间事务的复杂性，是连大海也无法与之比拟的。在柯健君的《海风唱》中，生活正以海的方式，层层叠叠地朝向我们涌来——船、机器、斑鸠、破厂房、铁锚、酸雨、化工气息、岸堤、缆绳、渔民、咒骂、码头、马达声、船舱、推土机、打桩机、泥浆、烟囱、运石车、妈祖、白炽灯、短衫、石阶、山岗、养殖业、网箱、箩筐、小酒馆、麦芽味、核电站、烧香、事故、鳞片、瓦棚、流浪狗、小货轮、摄静寺、心经、排挡、失语者、柴油、粗麻帆、沉钩、渔妇、皮革围裙、长筒雨鞋、浮桥、螺旋桨、船体、铁管、街道、乡村医生、禁渔期、粗麻帆、沉钩、婚床、薄棉衣、捕捞、利润、石料、废土、菜市场、刀刃、鱼肚、围垦、填埋、罐装水泥车、测绘、三角板、基因、地铁、广场、血液、星空、铁块、蜂蜜、躯壳、泪腺、浅塘、野鸭、春天、蚰蚰、小草、钢筋……。

也许我们无法解开这些物质符号背后海一般丰富的内涵，但我们一定知道它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之所在，或者破坏力之所在。这些物质或精神层面的文明积淀物，是多少世代以来物质生活、交换和信仰的产物，带着它们特殊的文明印记，已然活跃在我们身边，沉睡在地质纪年似的年代图标里，如今却正在新一轮文明的冲刷下，渐次消失，行将退出历史；而新的工业文明的事物，它的新工具，它的新符号（或丑陋或庞大），通过这些诗篇，匆忙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相信也会同样匆忙地退场，就像世界创生以来永无止歇的潮汐。

在柯健君的诗歌中，与海相关的意象，堪比生活的丰富性，与上述生活意象一同出现在我们眼前：暗流、礁石、贝壳、海螺、月光、阴霾、芦苇丛、海岸线、海腥味、白浪、狂风、鱼群、潮声、苔藓、滩涂、灯塔、鸥鸟、蟹、星斗、渔火、铁锚、岩岬、浮云、虎头斑、蛤蚧、虾皮、鳗鲡、带鱼、盐粒、堤坝、渔网、海潮、光线、桅杆、

石斑鱼、泥螺、台风、乌云、狂涛……。

大海，就是生活的镜像。依赖语言这一媒质，生活之海被揭露和呈现。词与物，书写与行动，语言与现实，表象与实质，在诗歌中得到统一，而这种统一是以东海一带工业文明的侵蚀为代价的。自治的海洋已不复存在，处于胶着状态的沿海，被工业文明所形塑所挤压的社会形态，新的人际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众多裂痕，而且带来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柯健君的诗歌中，对此多有表现。在诗集中，不少诗歌是对大海的象征、摹写和比拟，实际上就是对生活的象征、摹写和比拟。让我们看看柯健君的《晨雾》，它对生活场景描摹之精确，氛围渲染之浓烈，物质交换对人的诱惑之强烈，给我们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

天亮的很慢

雾挡住了光线对椒江码头的入侵

往往这时，从一片灰蒙里钻出几个

黑色身影——过膝的皮革围裙，长筒雨鞋，带着

一团一团浓浓的海腥味

他们刚刚从船上搬下一筐筐水产

——仿佛是从黑夜里搬出一筐一筐的光亮，天

就开明了

有时雾散得很快

渔船，铁锚，帆以及码头交易背后的利欲

闪亮地呈现

有时，雾久久不散

纯洁和肮脏都隐藏着

辽阔的海面，通透无余——

无论如何，这一切总会清朗

而柯健君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把触角伸向了历史和未来深处，写出了一个共时性的海。柯健君的诗歌表明了，海是历时性的，也是共时性，但这种共时性更多地表现在精神层面。这个共时性的海，有记忆，有想象，有痛苦，有慰藉，有客体和生活场景，也有主体和人物精神。在这个瞬间，作为对象物的自然界，也就是大海，正无声地激荡着，翻卷着；斜阳抹平了一切，可能暗示着历史的公正性，而新的

一天行将开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水和水之间的水蔚蓝着，发出
巨大的声息。斜阳
缓缓抹平了礁石，灯塔和悄无的暗流
凌晨的景物让一天幸福地开始
而此刻的黄昏
让我忆起痛苦和慵懒
一只鸥鸟暂时停靠的岩壁，不是它拥有的
晴朗的天空下
我愿放弃灵魂以外的一切
如这海洋般默然

——《海洋》

在我看来，这首《海洋》是柯健君这本诗集的代表作之一。这里有哭泣和流泪，也有愤慨与代言，但并非无望的结局。因为人作为主体，对于文明的冲刷和形塑，对于自然界所遭受的一切，不只是抗争，还有沉思和扬弃，新的组合也得以产生。“我愿放弃灵魂以外的一切”，这个主体“我”，在放弃中实现了自己。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人类总是在回归中得以进化。

2014年2月，春节期间写于台州、杭州

第一辑

海风唱

我要唱
唱出爱你的歌
唱怒吼的大海
唱弯弯曲曲的海岸
唱绵绵延延的海潮
听我唱
我宽宽阔阔的胸膛倒出坚强的爱
我唱大海
我唱一抹斜阳下温暖的归航

我唱爱
唱我心底勇敢的旋律
唱潮起潮落世间的无常与注定
我唱起赞美与阴霾
唱起命运的赋予
唱起不懈努力的争取与得到
我唱
我面对深深的大海唱
把海唱成一滴水
把我唱成海

因为大海

我愿把这一片海当作一张 78 转的胶木唱片
那尾斜阳，就是一枚金黄色指针
——高高低低的浪与浪之间，像极了深深浅浅的
声槽。因为大海，这暮色中的黄昏
背了一台留声机

因为大海，我深藏在苇丛间的忧郁逐渐深厚
似乎找到了春天迟来的理由——
那些，半路拦截的化工气息，狠狠抽着
城市和野鸭的耳光
哦，破厂房里传出的机器轰鸣声
压盖了斑鸠的鸣叫

就是因为大海，我相信爱与善良
相信有潮水，冲刷
欲望的沙粒——那些利、物和幻想
我喜欢简单，不含杂质

没有太阳——因为大海——我相信月亮
也能照着一切
因为大海，我相信没有月亮，也有
星星照耀着大地
——用这些光，照亮人们的内心
够了！

海话

海有话。海用汹涌的波涛说话——怒吼，粗暴
拧着全身的力气抽打岸
有时它也扇了自己的耳光……只为不能
解开临港工业带的死结
让敦厚的铁锚蒙羞于酸雨的腐蚀。为一根苇管
记恨逐渐弥漫的化工气息

——有时海的话只能是无力的表达
轻拭着船体，回忆褪色油漆失却的艳红
在一个出海远航的傍晚，接受
斜晖的映射，及即将涌过来的无边黑暗

海的话有时是刚硬的，仿若一块块岩礁
不能改变什么
也狠狠地钉在岸角或浅滩上。默默承受阴霾
瞬息变化的天气

海说出的话沾满浓浓海腥味——烈性且辽阔
一遍一遍，连绵。无时无刻

海有多么美

海把辽阔藏匿远远的地平线
——轻易，谁都发现不了，海的美
即使有汹涌的波涛，仍是涌得低低的。像压抑着
内心的哭泣

海雄伟的美，从不在海面上显现
涌动的暗流。大块大块礁石。深深的蓝
在阴郁的天空下，或金黄的斜晖里低调着
——海从不放纵自己，哪怕最简陋的船只也从不对它
轻易地撕毁

海的柔弱，只在傍晚，沙滩一角或滩涂的芦苇丛

和着月光轻轻拍打……像哄着孩子，低垂的
声音，越来越低，直至融化在深沉的夜色

——海有母性的美，宽容一切！
它从不为沿海工业带的入侵而报复
只在承受
用自己浓浓的海腥味淹没恶毒的化工气息

海的美，永远依附在海的身上

海的暧昧

雄阔的海有时显得暧昧
无论它撞击礁石、岸堤，还是远航的船只
无论它用出多么狠的劲，总让我感觉
似乎要把一切，拥入宽厚的胸膛
——海喜欢听着痛得撕心和哭得裂肺

暧昧的海总显得不安分
时不时晃动着身子，用金黄的斜晖，或
冰冷的月光涂抹自己的前额
引诱春天的停驻

我有时在岸边的礁石缝里见到隐藏的贝
海轻轻推涌，磨钝它的尖利
海用它的暧昧
吞噬了一只贝——也可能是一只不知名的螺
坚硬的梦想，让贝或螺的内心
变得柔软

其实，我一直有个暧昧的愿望
——世界逐渐柔软，而我的内心日益坚强

看海

很多年，我看海推挤着白浪涌上岸又退却
像一位母亲送来孩子，又目送着
亲人的远离
海就这样来来回回，远远近近。仿佛命运
生生灭灭

我喜欢海的冷漠与无情——不论坚硬的岩礁
或无力的船只。我看见海
都沉稳地击撞
我喜欢海无所惧怕一切的样子——
阴霾下，海暗下自己的脸色对抗
狂风怒吼里，海也会掀起胸膛里的愤火

我看得出海有着惊人的倔强脾气
——不服输，用力量抗拒着力量

我也看得出海辽阔与宽容
把水深深地藏在水里，把坚强藏在坚强里

爱上海的理由

每个人
都有爱上海的理由
每个人都有把汹涌的波涛当做自己说话的理由
抛着缆绳的渔民，为了深水区的鱼群
爱上海
他的咒骂有时风浪一样肆虐
那一对堤坝上相拥的男女
因为坚信未来
爱上了潮声的述说
我，一直蜗居在东海曲折的海岸线边
有时忘了说善与赞美
麻木了岩礁强硬的坚守，和小小的贝或螺
执着的努力
我误将工业对海的侵袭，当做
文明的另一种容纳

而我爱上海的理由，多么不牢靠

我爱海

我经常去椒江的码头边看海
看台州湾两岸的村庄，起伏的波涛和临港的货轮
我爱铁锚的锈味，我爱石阶上的苔藓，我爱
阴霾下粗壮的马达声，我爱陈旧的帆和
明暗的灯火

滩涂上一片又一片的苇丛，一小撮低矮的草
我深爱着这里透出的海腥味
——浓浓的，像那满满的船舱里载回一样
有时似从海的那一端传递而来
感觉不到边际

一个孤单的码头
晨曦中，或斜阳里聆听着自己的呼吸
船只扯着高高的帆和远方的海
说话。缆绳缠着铁锚
渔民们看着天气和起伏的倒影
挥手赶走了娘们

那些齐整排列的小货轮，不知
是海的琴键，奏着
吞噬的歌
还是生活尖锐的利齿，啃着海的骨头

——是什么，将我歌声里的赞美降了八度
而忧郁，提升了几个音域

海洋

水和水之间的水蔚蓝着，发出
巨大的声息。斜阳
缓缓抹平了礁石，灯塔和悄无的暗流
凌晨的景物让一天幸福地开始

而此刻的黄昏
让我忆起痛苦和慵懒
一只鸥鸟暂时停靠的岩壁，不是它拥有的
晴朗的天空下
我愿放弃灵魂以外的一切
如这海洋般默然

沿海

不！我从沿海回来，已找不到苇丛和滩涂的纠结
甚至浓浓的海腥味也变得浅白
浪涛，码头的铁墩和堤坝，相对沉默着
在风的缝隙里，隐藏着尘土与
阴霾的喧嚣——远远的，是暗流和乌云。近近的
是推土机和打桩机的腔调
……我似乎想起，月光下缓缓的海波。那只蟹
钻出岩洞的努力与执着……似乎，都是久远
我只见平整的沿海地带，变得辽阔
——是什么压抑了它原本曲折的情感
——是什么，把我的生活轰隆隆地轧压

当大海沉睡

当大海沉睡
我有了哭泣的理由。在鸥鸟
飞满天的黄昏——不，还有一抹斜光
停在苍茫的岩礁上

我哭泣的泪水荒凉，有着一
粗野。为一盏渔火的明灭
为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的暗流
我哭泣
当大海沉睡。我为雨水哭泣
堆满渔骸和渔网的岸边
我哭泣推土机的轰鸣

当我哭泣。当大海沉睡
不在为月光下的凄冷咆哮，习惯于
滩涂的脚步一再迈进和自身的退让
它只能沉睡——无奈地，让海腥味受迫于工业的味道

我，转身哭泣

大海的呼吸

是削瘦的破帆船运来漫天星斗的冷辉
不要说，泛白的浪涛还在斜阳下跳跃
远处的山岚用沉默掩饰
自己的战栗。港口停止了絮絮叨叨的念白——
白昼进进出出的船只都消隐了。而，浅浅的渔火
让夜的海更安静

是的，不要说这世上还有疯狂在继续
我已听到了大海的呼吸
——不是粗暴的，带着迷人的声响
它在抑制或等待一切事物的平息

是的，该歌唱大海的呼吸——安详平稳
抚平了内心蠢动的股股暗流

大海是一种命运

大海是一种命运，它有着
自己的运行规律
四季洄游的鱼群。冷暖变化的气候
它有时让人恨，有时让你
爱上它的平静，或狂暴

水珠是海的一部分
海是地球的一部分
一个事物始终是另一个事物的
一部分，一个事物
只是自己的全部
我坐在堤坝上，站在船甲上
不过是世界渺小的一部分
渔火。灯塔。铁锚和岩岬，拥有
自己的全部
成为另外的一部分

我写过 200 多首海的诗歌

——描述海的秉性和苦难，却写不出
大海本身的命运
它的远与近。它的奔走与离去
我充满蓝色海腥味的歌
声音粗旷，旋律绵长
一直寻找着
午后海面上的那一片光亮

我也会骂海——它的无常和暴躁
承认海的命运里
有一点点出格
但我微笑，面对着逝去微笑
黑暗中笑给自己的内心看
接受大海的轰鸣和悸动
恸哭之后
仍然翘起嘴角

海边的房子

我有一间海边的房子
我的露台上有一串长长的风铃。它沾着
浓浓的海腥味
它摇晃时的声响：叮叮咚咚又咚咚叮叮
像我看到的无尽的海，绵绵延延又延延绵绵
也像在夜间，海风狠劲地吹时
那涛声，发出的无惧呐喊
——轰——轰。哗——哗——
我在闻得到海味的房子里读书或修剪花草
常常望向无边的海
晨雾有时久久不会散去。迷人的斜晖
在黑夜降临以后
还透着光亮——微小的，针孔般
风大时，我的耳边总不会安静
……叮咚……轰……咚叮……哗
起伏的声音就仿佛世界在读着一本哲学
我总在那颗回家的星星睡觉以后

轻轻地祈祷——
愿安详的世界一如既往地安详
听海风唱歌

不想忧郁的时候
我去听海风唱歌
听苇丛里的蜗牛
拉起小提琴的旋律

我的故乡，临近东海
狂风肆虐的歌唱里
沾着浓浓海腥味
它吹呀吹
吹走了不想忧郁的人的忧郁

海风吹着码头的石栏杆
它唱着港口晨歌
海风吹着小镇上空的浮云
它唱着烟火的歌
海风吹着台州湾两岸的灯火
它唱着迷醉的歌
海风吹着我的小城
海风也吹着我的国度
它唱着让自己快乐的歌

在海风的歌声里
我听海风唱歌
不想忧郁的时候
我就去礁石角落蹲下
不去想忧郁

在海风里一再唱着

那些歌，有时是小夜曲，行板。或低沉的唱诗
那些节奏间有着舒缓
像一只螺，小小的，慢慢地，移向海

我更爱着雄壮的，有一点
粗野的歌唱
——在礁石与浪的碰撞间。在灯塔的光照向夜航的船只旁
在阴霾与狂风的无肆中
我的爱只为它们的磨难与悲悯而爱
我的爱，有时也鲁莽得可爱
说着落日是天空的一滴泪
渔民扯起船帆时淌下的臭汗也是海水的一部分
用抗争和勤劳勾勒的曲谱
透出了泥浆、腥咸与永存的味道
多么粗糙的歌啊，只靠着
马达的伴奏
却一再唱着，唱着……

听听海说什么

海面上的一抹光亮说着斜阳的离去
那迎风唱着雄壮的歌的是
黝黑的肩膀
马达声持续而有力
说着自己生前是一场雷电的交媾
默默站在船尾的舵转了个身
——悟透人间，要去不见刀血的佛国
跃出海面的鱼
说出了自己前生的故事
狂涛汹涌起来的时候，阴霾不断
泛白的浪花都幻化成了紧握黄卷的手

像海一样歌唱

像海一样歌唱
不畏惧一切地歌唱
对我的亲人，涨潮一样地爱他们
歌唱他们给我血液和身份
歌唱我们一代代繁衍
像海一样
毫不隐瞒自己内心——
对身边友人，歌唱他们的努力

用轻轻的涛声为他们喝彩
陌生人啊，我也愿为你
像海一样歌唱
为你艰难中仍不停息的足迹
晚归的船只
我用港口的渔火为你歌唱
爱我的人
我像海一样，为你歌唱

有时，我忆不起这是海

北岸发电厂的高烟囱还在喷着青青的烟
二桥身形已经有了裸体的轮廓
堤坝上，我已忆不起这是从前的海
三山北涂的运石车扬起尘土
覆盖了夜空的星星
在我曾经轮渡去章安的七号码头
芦苇丛日渐稀少，滩涂侵占了
大片蟹和贝的领地
从海边走过，化工气息压制了浓浓的
海腥味……我忆不起这是海
不能清楚地辨认虎头斑和蛤蜊。海面上
雄壮的突突马达声
只是远远的……隐隐的……
东面的海

“突突”的马达声请低些再低些
不要惊破大海昨夜浅蓝色的梦想
——昨夜，码头沉默。风从东面倦倦地归来
那远远的东边
是另一个未知的国度。渔民下网
拉帆起航。都只为了让晃荡的生活变得
安稳，有妈祖的祈佑

——有人从东面的海上返回，带着满箩满箩的鱼蟹
还有一阵阵，伏蛰很久的骚动气息

海边一夜

如果再不肯睡去，就把窗外翻涌的波涛当作
辗转的翻身。只是海

已经有了轻轻的鼾声——浪，远在灯塔外
又近在渔家的船尾

只是好久，好久了。我还没睡去
困在狭窄的陋室，照着 25 瓦的白炽灯光
像一只夹在礁石缝里的泥螺
再久，也不会睡去

——宿在海边，与海近得只剩下一件短衫
却不能像海一样辽阔，宽容着
黑夜里的一切

这片海

汽车的发动机声掩盖了轻轻的脚步声
轮船的马达声紧紧嵌进平滑的海面
渔民放下吊板，升起了帆
吱呀吱呀的声响沉重，沾着铁锈的味道

这片海有着混黄的色彩
侵占了蓝
一抹浅浅的斜光里，浪轻轻翻涌
浓浓的海腥味散满台州湾两岸
——烈日下暴晒的虾皮，鳗香，以及一节节带鱼
盐粒渗出了自己的体温
——如果我也能被生活追问和拷打，逼出
体内多余的懒惰。欲望和嫉恨

这片海，让我的岁月安静美好
——我忍受苇丛的忧郁和滩涂的不安
为一只想游回大海的泥螺的努力而激动
为它晨光里的肃穆与宽阔
为终于散开的阴霾
扯开嘶哑的嗓子狠狠地吼——
我爱你！

苍茫的大海

宁静的，闪着亮光的大海已经缓缓隐藏起自己
这一刻远远的山岗有点静默
这一刻突突突响着的小帆船似乎
感到了无言的压力

——光线走到另一边。苍茫渐渐逼近
只有海岸边的浪声清晰着
那盏渔火，点亮了黄昏
辽阔的海面上灰蒙蒙地盖住了夜晚的秘密
在我站过的沙滩上
留下了脚印
在鱼跃过的海面上
留下了划痕
在父亲出海的台州湾七号码头
留下了母亲的眼神

海风

那些无惧的风吹肆着一切事物
岩礁倔强着，细诉
巨浪扑身的次数
我顶着海风，在堤坝上忧郁
——这世上总有毁灭性的力量
无视静默的存在
礁石缝里一只泥螺的歌唱
在呼啸的海风中弱小得不能再弱小
——嘶哑的歌，像针尖一样
锐利，刺破海

沿海

不！我从沿海回来，已找不到苇丛和滩涂的纠结
甚至浓浓的海腥味也变得浅白
浪涛，码头的铁墩和堤坝，相对沉默着
在风的缝隙里，隐藏着尘土与
阴霾的喧嚣——远远的，是暗流和乌云。近近的
是推土机和打桩机的腔调
……我似乎想起，月光下缓缓的海波。那只蟹
钻出岩洞的努力与执着……似乎，都是久远
我只见平整的沿海地带，变得辽阔
——是什么压抑了它原本曲折的情感
——是什么，把我的生活轰隆隆地轧压

海在东边

夜在山边

星在天边

无畏的海腥味在海边

海在东边

人在船边

妈祖庙的祈祷隐在嘴边

海边，我望着晨阳升起斜阳落下

它们缓缓地

船边，渔民奋力把生活推下水

他们狠狠地

东边，是一片海

我的心紧紧贴在浪尖

黑暗中的海

只有隔岸的一户渔家从窗口漏出一粒

浅显的光——像夜布下的口袋，戳开了破洞

隐约着，似为风指引了

吹拂的方向

那远远海面上的渔火，摇摇晃晃着

仿佛载着海的心事，往岸边赶

——岸边的芦苇丛把暗暗的身影在黑暗里摆动

为晚归的渔民守护着暮晚的余温

瞧，不管夜多么深。那些暗

一层一层多么厚

这海面上，总有划破漆黑的出航船只

礁缝里，总有盼望着黎明的贝和螺

平静的世界背后，暗流

随时可以涌动

蓝蓝的大海，小小的船

我不知道船只出海的缘由——像不知大海
蓝色的缘由
细细的桅杆上，升起小小的帆
总有着坚强和不倔的缘由

像我在岸边的一次独步
纵横几里的滩涂，捕获了养殖业的芳心
退避的苇絮间，我找到
经济的种粒
是啊，大海有它蓝色的缘由
小小的船只，有它出海的缘由

万事。万物。有我善待的缘由

我老了，海不

老和不老之间不是隔着一天的光阴
它们有着一段时光——不短暂，也不漫长
岁月面前，我慢慢老了
我能控制一首诗的长短和韵律变化
面对，一秒一秒前进的时间
却无能为力

我羡慕海，翻涌了几千年的
浪花，依然肃穆且平静
码头、岩礁，仍坚守着出航船只的承诺
每个傍晚，那一抹低低的斜阳
拖过海面的金黄光线
都是一样的位置

好多年，海不老，我老了
我在时间前面走，后来
走到了时间后面
最终停下

而大海，本身就是时间
永远不会老

出海

帆藏起风
马达藏起“突突突”的雄壮与无惧
捕鱼人沉默地搬运着网箱和箩筐
船舱顶着日头，阴霾和怒涛

八月初始
一排停靠椒江码头的渔船就要出海
从大地的边缘，走向深海
像礁石一样默然着——皮肤黝黑的渔民
被浪推挤着晃动的船只
内心的琴键都弹到了最高的音域

一个禁渔期过去了——像一个人，结束
单身的季节——嘶吼着，要闯荡很远
为流逝的光阴与寂寥
为爱过的一切
储存着勤劳、哭泣、忍耐
——出海后，我们学会不畏

写到海就够了

写到海就够了
放弃那些暴孽、不测和凶险，那些暗流
和整片弥漫的阴霾
写到远航的船只就够了
不要触碰港岸边不安的期待
——黄昏、或月光下，把涛声等成了枕边的鼾声

写到苇丛的枯萎就够了
我手中的笔，即使在离海一米划一道深深的墨水线
也阻抵不住，强劲的沿海工业带

向东海迈进

就写到嘈杂的造船厂吧，已丧失了
工业的廉耻心——它不会为农业文明失身于
经济的魔手，而有点点愧疚

写到一块礁石，一只贝和曲折的海岸线
就够了——
我细细的笔尖，无法刺痛世界厚实的疤痕

就写到海吧，够了！

夜空下的海

看不到高高的浪和码头边的铁锚
涛声一拍一拍，隔断
海风的延续
我的心也是紧一阵松一阵，似乎无边的
黑暗，有什么渐渐逼近
星星在夜空，说着遥远的话语
——十年，二十年后，我还能像今晚
安详地看它们闪着清光吗
帆摇晃着
渔火沉默着
说不出更迷人的愿望
海，白日里的雄壮与辽阔
被夜空吞噬了

在异乡的夜晚想起故乡的海

一个简陋的小酒馆
像台州湾北岸僻远的渔村一样寂寥
没有风，空酒瓶里
塞满了对故乡的浓浓思念
体内，缓缓弥漫起
故乡的海，遥远却熟悉

狠狠压制了喉间的麦芽味
醉意中，老板娘充斥骚意的散发
被我错当成滩涂上晒挂的渔网
——它网着我的乡愁与落寞
在异乡，清冷的月亮已升起
没有隐隐的渔火
我的心，似乎悄然失落

我们对大海做了什么

在我凌乱的书柜里还放有一只美丽的海螺
在妹妹的胸前还挂着一串五彩的贝链
五星酒店的餐桌上还有鱼翅或鲍鱼的残羹

我不知道，我们对大海做了什么

小巷口的老者叫卖着腌制虾皮或虾狗弹
他在冷风里受冻
水产市场的小贩，漠视黄三的挣扎和
勒鱼的努力——
它们想游回大海。他们喜悦于利润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对大海做了什么
一堆石子被运输车运到了海边
一根苇杆借助临近核电站的优势
有了发电的欲望
一块滩涂被制造工业文明的厂房
狠狠压在身上——它不知道，这是快感
还是麻木

它们不知道，我们对大海做了什么

我们对大海做了什么
曾经
现在
未来

海边的我

我谨慎。像海边一只小小的贝张开壳
柔弱的内心轻轻碰触世界

我牢牢捆紧欲望，在厚重的铁墩旁
海一样，从不曾远远逃逸

从远方回来，我感激台州湾两岸静静的渔火
再强的风与阳光，也枯干不了身上浓浓海腥味

我相信晚归的渔船和夜空星星
充实了妈祖庙里的祈祷

用蜜涂我的人，我小心他腹中的剑
用刺骨的海风责骂我的人，我却安心

我写诗，有时候羞愧。不能像海一样阔远
会起着这一行与那一行之间狭窄的念头

像海面上一抹亮光。拭去痛苦和忧郁
我请求当那跋涉中的信仰者——我确信，我能

第二辑

在岸边

夕阳里，我突然有了悲苦的念头——
为北岸发电厂高高的烟囱口冒出的黑
为岩头一带飘来的浓浓化工气息
为久航的船只却拖着空空的箩筐回港
为孤寂的窗口漏出的浅浅渔火

有时，我的悲苦就是为着他们
山脉。河流。大海或逝去的光阴
我的一些简单或繁复的念头就在里面藏着
有时就在岸边，我深深地
忘了一切

——在海岸边。心的岸边或人生的岸边
我就深深地，久久地
望着。忘了一切

妈祖庙前的空地上

妈祖庙前的空地上有几个渔民，也有几个
干净的妇女
他们在说着话。谈论香钱，出海和几次事故
不远的海就静静沉默着

不知道有没有听懂

他们会进去烧香
出来后再在空地上站立一会
他们觉得妈祖庙就是自己心灵的国度
一个月不去一次。心也会
像这空地一样空

白天，妈祖庙前的空地上晃动着人影
夜晚这里静静地
挤满月关

渔家姑娘

是的，我经过那条窄窄的巷——它黑暗
有着吞噬一切的黑暗
晚风从另一端来，从远远的海边来。我是一个
叛逆的孩子
看见巷口有一个吃着带鱼饭的姑娘，盯着我看
我骂她，手指着她

我经过停靠在码头边的帆船旁——是的，依然黑暗
哪怕过去那么久，我唇边的毛
没有长粗
哦，我知道冰冷的海水里
存在蛤蜊与弹糊。勇气与执着
还有船尾上走走，又站站的那位姑娘
她提着箩筐，在微弱的渔光里
——是的，就是巷口的那位姑娘
我冷冷看着她

我经过水产市场——天应该没有亮。是的
很多人做着蜜一样的梦
我看见她，那位渔家姑娘，手上沾满鳞片
——我数不清有多少。有的在滑落
有的在灯光下闪亮
我转身了，我在暗暗离去——但是，听！
她在我身后叫卖着生命

看着一条鱼

我仅仅去菜市场买过一回菜
要买一条鱼，招待一位远方来的客人
我买下那条最大最肥的

摊主麻利地削鳞
剥开雪白的鱼肚——等等，那亮光一片的鱼肚
像我喜欢的一位美女的乳沟

晨光已投射不进菜市场高高的瓦棚
长长的吊灯如此昏暗
——可是，我依然见到了那一股迅即喷涌出的
血
沾染了白白的鱼肚

我又见到了三十八年前妈妈的乳房
饱满的，一样含着血

旧港口

在我心灵的国度，仿佛容不下的是港口的旧
远山有着落日的光亮
我总为石阶的青苔，平滑的缆绳墩
放不下痛恨的念头

是那些批着文明礼服的工业入侵
才让海还遗弃了这个港口
——曾经把它当孩子的海，学会了
压抑自己狠狠的心痛

——当我像一个被生活错丢的孩子
却怎么都不能按住内心的暗流
它冲动……歌唱着小小的理想
……毫不惧怕

星空下的海

当我离开，黄昏渐近。海在身后沉默
微风里有淡淡的咸味
——不是星星的味道。不是一只贝的味道。是我
心流出了一股浅浅的伤痛

旧厂房门口仍有挨饿的流浪狗在徘徊
机器的轰鸣压盖着海鸟的寻欢和小货轮起航时
突突的声响——可是，在这春天的夜晚
我的心跳声毫不屈服
和着海潮的节奏，不断升起

当我离开，星光渐渐浓郁

海在身后依然沉默
在它的辽阔里，藏着整片夜空

从摄静寺回来

台州湾北岸的摄静寺，在今天的冷风里
仍然静静沉默着
——刚刚送我的定能师父，背影也这样静静的
隐隐有钟声敲响
和着不远处东海的涛声
只是我的心还不能如此平静
为缓缓飘过岗头的山岚
为没有尽头的弯曲小路
——在灯红酒绿的尘世，我的心
一直不能平静
如这海
总起着欲望的微澜

在微暗的摄静寺读心经

将发黄的经页轻轻抚平，像将自己
起着波澜的内心轻轻抚平
傍晚的摄静寺，有点点的微暗
师父点燃的那支香显得很亮，在炉角
这里距海不远，我常常来这里
读经——
将自己读空，读成海一样辽阔无边
且雄壮与寂寥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不知道，如何
将自己的心读空
山岚蔼蔼的白色。岗头浅浅的绿。映着
黄墙与青瓦——不远处，浑浊的海
消失了自己的蓝
更远处，有着金色的反光
我无法看到这是忧郁还是苍茫
夜开始读着心经，四周
空空的
而我，还放不下太多

雾霭中的台州湾

浓雾笼罩了台州湾。我熟悉的事物都已
不见：渔火。灯塔。北岸的发电厂和跃出水面的虎头斑

傍晚的堤坝，像海岬的一侧
——深深的，浪涛拍打着岩石。如这城市
华灯初上的生活

有人在阴暗里闪现苍白的面孔
我已见到：停靠的船只。孤独的帆。两个身影
芦苇丛不见了，只有风
滩涂不见了，只有漏出的几声老男人的咳嗽

越远的地方，也是雾
只有这静静的码头，留着清醒
——不管我见到或没见到。这渔火，这灯塔
都在那里
不管我见到或没见到
这生活中的抗争与暗流。也在那里

码头排挡

码头排挡紧挨着入海的椒江和休歇的船只
微涌的浪、隔岸浅弱的灯火。紧挨着
嘈杂的人声
和渐渐浓郁的黑夜——
有时我暗暗琢磨，那些一间一间简陋的排挡
是否紧挨着人生与世界
在堤脚，我就这么沾着——当我和
一帮朋友于深夜 12 点到码头排挡夜宵
却在这里停下
海风里仍有咸和腥的气息——只是更冷
浪声击碎了倒映海面上
渔光的美梦。这么深的夜里，我忘了为什么
来到这里
像忘了为什么来到这世上
——这万般的苦难，和短暂的微笑
总困扰着一些人

寺院里的鱼

摄静寺是整座山间的一位失语者
香桌上的一只木鱼是寺院里的一位沉默者
——晨钟隔着黄墙走远。暮鼓还在
山径拐角处
无数有着信念的男女啊
远远地，跑来看佛

——可寺院里的那条鱼阅尽繁华和平淡后
依然无语
春夏秋冬，无非草木枯荣
复杂与隐晦的思想
也无非——笃……笃……

去妈祖庙的渔民

去妈祖庙的渔民不是祈祷杀生或放下屠刀
他为出海的平安诵一段经文
他捕获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生命，他依然可以
说出自己的爱——
爱无边的海。爱咸咸的生活。爱一碗带鱼饭
妈祖庙的香火燃起
茫茫黑夜里岛屿上的灯塔亮起
都是心灵的指引

生活何常不是——勇气。挣扎。责任
需要常燃不灭的香火

在某个角落

总有嘶哑的涛声，在某个角落，低沉着
与我的心跳对撞
如果用一粒盐就能说出大海的
愿望——我想在那一片苇丛和滩涂的转角处
找到工业和忧郁的气息

在某个角落，依然能听到海的叹息
那船只，缓缓地划过海面，切割了金黄的
光线——
总有什么被有形或无形的事物伤害着
你，我，或眼前的海
在某个角落，关于慰藉的措辞，一样
隐隐疼痛

然而爱与善，也在某个角落潜伏
我能拍拍胸膛说——哪怕这颗心不足
二十平方厘米，也愿用来承受
布满伤痕的海，和
委屈的你

休渔期

三三两两的船只蛰伏在临港的浅水区
像散落在海面上的琴键——一个，或三五个
紧紧挤靠着。孤单的桅杆
指向天空

整片海闪着蔚蓝的色泽。那一抹被斜阳
轻轻拖过的海面，泛着金黄
静静的椒江港，只有北岸的一间旧船厂漏出
沉闷的锤打声——
即使休渔期，也不肯停下运转的机器
像站在堤坝上沉默的渔民，望向
深并阔的大海
胸膛里早已轰起“砰！砰！”的声响

而整个靠山的渔港，在一片静静
且沉寂的背后，蕴藏了风暴
——渔网布满沉钩。马达灌满了柴油。缝补后的
粗麻帆，更加厚实牢固
在渔妇的滋养下，几个水手，更增生了力气
和抗御台风的勇气

晨雾

天亮的很慢
雾挡住了光线对椒江码头的入侵
往往这时，从一片灰蒙里钻出几个
黑色身影——过膝的皮革围裙，长筒雨鞋，带着一团一团浓浓的海腥味
他们刚刚从船上搬下一筐筐水产
——仿佛是从黑夜里搬出一筐一筐的光亮，天就开明了
有时雾散得很快
渔船，铁锚，帆以及码头交易背后的利欲
闪亮地呈现
有时，雾久久不散
纯洁和肮脏都隐藏着
辽阔的海面，通透无余——
无论如何，这一切总会晴朗

捕鱼

我和父亲出过一次海
为了捕更多的鱼
天空压着甲板。很低很低
浪花踢着船帆。很咸很咸
我知道父亲出来前在妈祖庙祈祷过
能有更多的收获
这是他的生活
我知道母亲在妈祖前也祈福过
父亲和我平安归来
这是她的生活
我们出很远的海捕鱼
我们摄取鱼的生活成为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网下去
捕到了生活——那些大大小小的网洞，渗漏出
无奈的愤慨

静静的台州湾

我喜欢说出静静这个词——静静的斜阳。静静的
海水。静静的爱
我喜欢它们散发出的温暖与祥和
午后，或光线隐没的傍晚。水鸟在
海面疾飞，不是为着爱情或黎明的歌唱
沿江两岸，消逝了旧瓦房、化工厂和交易市场
我喜欢静静的，苇丛里有虫鸣声——
那是无名的小虫，唱着无名的曲子
我想起浮桥，那是多年前的事了。时光和
流水一样，冲走了很多

给造船厂的朋友阿四

整个星期，他都蹲在船尾螺旋桨的底部
一枚长长的铁钉，一根坚硬的榫子
就要嵌进船体里

那三片叶子圆形，巨大的。在他手中
缓慢地移动，或稳稳地敲打
——像摆弄自己的生活。并让它有着
“哐哐”地回响
宽阔的船厂内，尽是一片铁的吼叫

他看上去更像一条瘦小的石斑鱼
在船舱里自由地游动——他说，一条船
是一片海。是一个人蓝色的梦想
螺旋桨就是灵魂

我看他整个星期都蹲在船尾螺旋桨的底部
握着粗粗的铁管
感受冰凉之后的温暖，和振动后
带来的稳固——把骚动的灵魂唤醒后
学会了安抚与驾驭

故乡的风

是的，我爱这故乡的风
仿佛满天里，飘乱着发根的味道
没有船出海的日子
风也会吹着
吹港口的空阔。吹铁墩的孤单
吹浪与石阶的碰撞
有时也吹我的心，变得
强朗而且坚韧

——我喜欢这风。腥腥的，有着历经
苦痛与沧桑的酸楚
咸咸的，仿若男人的气息
我喜欢这故乡的风
喜欢坐在堤坝上被风狠狠吹
——吹倒了，我也不怕……我的心
在风中坚强挺立着

故乡的风，来自东海，常常带来
台风季的消息
让一场暴雨无缘无故地肆虐着城市
——造船厂停止电焊和锤打。夜晚的渔火
明灭着祈祷的絮语

——每当在异乡，我的体内
总有一股更强烈的风，把我吹回
台州湾曲折的海岸边……沉沉的愁绪

身份证

允许我把名字用一滴咸涩的海水轻轻拭去
像一个小学生，虔诚地涂改着错字
——要换上与海有关的姓氏和名，或干脆就叫
海……海……海……

原谅我的出身稍稍早了点。三月，缺乏热烈
与无惧。缺乏狂暴与肆孽
我不愿安静和平稳覆盖我的一生
性别：应该将男更改为雄壮。将民族：汉
改为腥——这与海有关的身份
深深烙在血液里，掺和着盐
缓缓流淌出执傲，不屈和强韧
而地址——
东海一隅。台州湾畔。闻海楼

关于身份证号码，该由月光下的潮汐
自由组合。那涛声，轻轻哼唱着
咪咪来……啦啦咪……

妈妈

妈妈教会我穿衣
妈妈甜丝丝的乳汁有了淡淡的海腥味
妈妈在海边的小镇上买菜补网像一只勤快的螺
妈妈常常半夜里被海风吹醒
妈妈数落我的声调像浪涛敲打船帮
妈妈的梳妆台上摆放着妈祖
妈妈的抽屉里藏着我们的学习单
妈妈是一盏为归航的爸爸燃着的灯火
妈妈是空阔海面上的一抹阳光
妈妈是沙滩上的沙
妈妈是苇丛里穿过的春风
妈妈是海的心
妈妈坚忍，执著，顽强地生活着
妈妈说她爱我们和世界

为妈妈祈祷

我把妈妈当做海
我把海当做我的妈妈
我为妈妈祈祷，也为大海祈祷
我祈祷妈妈有病痛。她的爱
会永远给我勇气和力量
她简单地爱我。我也
简单地表达——即使我成为一片海

妈妈也是更宽阔的海
我爱妈妈
我爱这片海
我的祈祷变成海，温暖妈妈
我的祈祷也变成星星，照亮妈妈
有一天，哪怕我不祈祷
妈妈也平安

台州湾

这不是一座崛起于旅游业的港口城市
阳光磨拭着脱漆的船帮，破箩筐和沾满海腥味的
街道。那些穿高筒靴上船，撒下一把把渔网
黝黑的脊背上
还沾着一片鱼鳞的渔民们。不会
迷失于悠闲沙滩和海风吹来的情侣气息
他们蛮横。粗大的嗓门廉价得如
市场角落倾倒的水产
在暗礁纵横的水域，小货轮仍
充满勇气和执着
——蓝色海水晃荡着愁绪和狂暴，唤醒
出海的人。内心抗争的意念
要像妈祖庙前点燃的香头
不灭……

第三辑

我的诗

我的诗是一滴水
无数的我的诗聚成了一片海
我喜欢我的诗中的事物：灯塔。船只与暗流
礁石。狂涛。和一只螺小小的努力
我的诗纯净而自然
它为阴霾与人类的肮脏发出嘶哑与低沉的怒吼
它面对爱和善，敢于
无惧地呐喊
——我爱你！我愿意为万物的到来离去
储存抗争的勇气
我的诗是简单的歌唱。歌唱沉默的大地

我的诗是朴素的话语。述说着
我对大海的偏爱——黄昏的光线微微染亮
宽阔而雄壮的海面。马达声持续保持着
对生活的敬畏
我的诗如此纯真，是我内心的
一片海
真诚而亲切

我指着……

我指着一抹斜阳划过的海面，对母亲说
有一天，即使你离去，也会如这一片亮光
照耀我的心海

我指着岸边的岩礁，出海的船只，对父亲说
我做到了——离你再远，都能独自坚强

我指着潮水轻轻唤着爱人的名字
一次，又一次……百次……千次
走进或离开，都抱着你

我指着阴霾的天气和暗流说
勇敢，孩子！
和大海一样，有着与一切抗争的勇敢

我指着自己的心说——
能像眼前的海一样宽阔，无边
高傲地歌唱

渔光曲

有一支舒缓的渔光曲，一直在我
小小的内心无声流淌
陌生人啊，那不是为你谱写的旋律
沉重的歌声
闪着暗夜里月亮的光

那是远远的隔岸唱起的歌。是一艘停靠
在灯塔下小帆船的甲板上渗出的歌
那是码头边破瓦房里漏出的歌
那也是浪拍打着浪，推挤出的凝重的歌

——那是出海的渔民哼过的曲调，在浅浅的
渔火间，清晰而明亮

终于，我也要学着唱起这样的渔光曲
即使粗糙，时不时扬起
浓浓的海腥味——我始终把它当成大海的
摇篮曲。用最真诚的内心
抚平一片海的创伤

寂静里

啊，寂静里，海水起了微澜
斜斜的光线又往西移动了一枚针的距离
我没有动，堤岸没有动，岩礁下的
一股暗流早已在动
——呵，我在想着岁月为何如流金。远远的
山岚间，隐有一个世界
也想起身边的繁杂与喧嚣，总不能静止
那些不安，让我寻求远方的闪亮
在寂静的落幕时分
沉默的世界小小的，骚动的内心
宽宽的。是微澜的海面
再次告诫：总有深隐背后的事物

春天了

春天了
一口小小的野塘患起了浓郁的怀乡病
笨拙的乡村医生——蹩脚的肥鸭，毫不留情地
踩破了平滑的脸颊
是的，春天里藏着小小的暖和爱
码头边也藏着期盼和等待
——小小的帆船，藏着雄壮的马达声和
不屈的抗争

春天了，大海表面的平稳已不再平静
翻涌，蠢动。那些越过礁石的暗流
都在蓄势，似要喊出什么……

春天了
我僵硬的心也渐渐松弛
像一口患上怀乡病的野塘——对远方，无比向往

暗礁

平静的海平面下会藏着一些暗礁，就如
平稳的生活背后，会有不测和冷箭
那些隐得很深的暗礁
总不会让过往的船只发觉——黎明，或黄昏
灯塔或渔光之下，有着不少
触礁的船只

我也有自己的暗礁——嫉妒。仇恨和懒散
有时让生活搁浅

真的，我该像那些触礁的船只
一样坚强——扯起帆，即使倾斜了身子
也要沿航线回港

为礁石缝里的泥螺唱首赞美的歌

看，斜阳拖过海面
金黄的光线推着刺眼的波涛缓缓翻涌
始终没有照进岸边的礁石缝
——一只螺，在阴暗里转身，在苔藓的气味里
向往大海的呼吸
我要唱首赞美的歌……简单的
不须太多修辞的曲调
为它的努力，唱出坚强
为它的博大梦想，唱出执着与关爱
——即使没有春天的旋律，我将它

弱小的身躯，当做温暖的和弦
硬朗的内心，作为
踏歌的行板
瞧，窄窄的礁石缝里
总响起宽宽的自由之歌——无拘。无束
永不熄灭

我的泪

我的泪不流给身边的美女。流给母亲
流给她当初踮着肚子笨拙的样子，流给她这些年
默默含辛茹苦
我的泪不流给富裕的权贵
流给小商贩、夜市小摊主和运垃圾车的小老头
我的泪里流着愤怒，怜悯和无奈
我的泪不流给大海——它暴逆，无视一切
我的泪流给奔腾的小溪
我的泪里有着自由、欢快与理想
我的泪不流给一棵大树。我的泪流给
卑微低下的小草——
我喜欢它接近泥土的样子，低调而虔诚
我的泪流给礁石缝里不能游回大海的贝壳
——那些努力，仍在继续。即使针尖般大小
也不放弃
我的泪流给生活——冲刷生活中那些黯淡
痛楚和不快

哭泣

如果我是夜空，我哭泣星星的闪亮
它为城市点起灯火
如果我是花园，我哭泣脚步的凌乱
它为草和泥土写出多余的名字
如果我是大海，我哭泣马达的雄壮
它把海藻的家园推远

我不是夜空
我哭泣阻挡我的一片迷雾

我不是花园
我哭泣蔓延的墓地
我不是大海
我哭泣工业尘土的弥散

我哭泣
我的灵魂也哭泣
我的泥土。我的晨昏。我的礁石与暗流
也一起哭泣

我哭泣因为世界这把带着腥味的刀
我的泪水海一样咸

那天

那天，我站在窄窄的堤坝上被海风吹了很久
我在等春天的到来——
像那只钻出岩缝的泥螺，被严寒
和阴霾的天气囚禁了很久

很久，我都在等春天的到来
等一张绵延八百里暖暖的婚床

——那天我一直等。像桅杆等着帆的升起
像破败的苇絮等着一枚新芽

过了刺骨的季节，但海风，刺着脸颊
薄棉衣包裹不住脆弱的躯壳
我一直看着不远处
被海水冲平的一块岩礁——没了棱角，布满
褐色青苔。却，如此坚硬

那天，我一直没有等到春天的到来
可内心，渐渐硬朗

黄昏中

很多次，我在长长的岸边站立
看不清岛屿，地平线和远远逝去的船只

黄昏覆盖了台州湾两岸的村庄与大片滩涂，也压抑了
东海低沉而怒吼的涛声
很多次，当海面上的光亮逐渐消散
那片涌动着的，是苍茫。无限。肃穆
还有一筐筐的水产。系着皮质围裙的渔民。以及浓浓的海腥味——若隐若现着，涉及捕捞，利润，生老，病痛
很多次我都会久久在黄昏中站立
眼眶里滴出一片海
内心里翻腾起一片海
我看着眼前的一片海无限地悸动。直到
有了星星的闪烁——静静地。永恒着
是我一生的邂逅

暮阳下

我为被捕上岸的鱼和贝转了一个身
他们紧张，挣扎……
渔夫们一筐一筐，仿佛把我仅存的爱与善
搬走了

念及暮阳。无力的光线护卫不了对海的杀戮
越来越多的沉重
在岸边，在海上，在我不见的角落
遗落着无奈和难以描述的愤慨

我转身，不能阻止工业脚步的加快
我祈祷，不能免除鱼类遭受捕捞的境遇
我看着海，看着缓缓落下的暮阳
找不到依靠

我看见了暮色

我看见暮色下的台州湾呈现着蓝和金黄
看着远处的山岚。看着近近
的船只和海岸线
有时一大片的凉风吹过岗头，或海面
我，和你，都看见了一段遗失的物与事
暮色下我的悲喜

不是隔岸渐渐黯淡的渔火
不是平静之下的暗流——当我望向不知名的
远方
想不起曾经的夜色和现在的黄昏
而那些未来，在滩涂、苇丛
燃烧的云彩一样
在我心里

重量

我认为草叶上滚落的一滴水的重量是极轻极轻的。而
融入大海的一滴水的重量
就是这片海的重量
——它紧紧抱住海，一起品尝腥咸
在渔家，网、帆船和灯塔的重量往往要
重过暗流和不安的守候
出海的父亲有时只捕回几筐简陋的鱼虾
我以为这是次失败的活计——而父亲告诉我
把那些更小的，放回海里。它们
也有着生命的重量
——有时，就是这些物质重量极轻的生命
让我惊觉
生活中，我一再苍白，是因为丧失了
精神的重量

对峙

绵延的海岸线上，雄阔的海与工业带对峙着
它不理解工程车的汗滴与打桩机的咳嗽
石料与废土的牺牲精神
狠狠压制了浪涛潮涨潮落的力量

台州湾的南岸，茂密的湿地芦苇丛
曾经在清凉的晚风里与月光对峙
出港的船只卯足了劲，曾经与海面上的斜晖
对峙着……那一片开阔的滩涂也一样
曾经与辽远的海风对峙

——只是它们要与工业景观对峙。如今

生态渐渐在世界的角落缩水

浓浓的海腥味此后要与刺鼻的化工气息对峙
公共利益将与老板的腰包对峙
不论地平线后边的大海，还是大海后边的
天际线，都将与消失的美丽对峙

我的诗歌，只能与回忆或童年的故乡对峙
——否则，它也将日渐丑陋

原谅

原谅我的歌声粗糙，不能尽情
抒唱热火的生活
原谅我的诗行简短
不能写尽三山北涂绵延的海岸线
原谅，我二百度的近视眼
不能望穿海天的交界
原谅我曾经忽略这里的忙碌与艰辛
原谅我像一根苇管
空荡荡的内心，忘了用充实的生活来填满
原谅我终不能学会，像推土机
轰响的油门一样在三山北涂的空阔地上
无拘呐喊

接受

我在一块礁石上坐着。浪涛在脚下
哗哗响——无论我快乐或忧郁
它都不断撞击
我必须要和这块礁石一样，学会忍耐
和坚强。以及面对狂风和阴霾的
勇气

我也和这默默的大海一样
接受光线的离去
接受渔家人深深的苦难
接受黎明悄悄地到来
——世上万物，总有去和来，悲或喜

我学会接受

渴求

一条鱼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扑腾着
头顶上，菜市场简陋的大棚吊着昏暗的灯光
——剥光鳞片！提蓝子的中年妇女嘴角边冒出
充满柴烟味的语句
浅黑色鱼鳞，灰白色鱼肚和褐色刀刃相互交织着
在摊位的缝隙间，依然响着轻快
而漠然的脚步——
那声音，淹没了鱼贩手中那把刀来回的哧哧声，和
一条鱼梦想游回大海的渴求

滩涂

这一片即将消失的滩涂，在落日的余晖里
闪烁着冰冷的光
远远的，潮水来来回回
像火热的生活中，沿海工业地块上
忙碌的运输车
——请原谅我的悠闲与观望，羞愧于
飞扬的尘土
平整的滩涂，宁静且肃穆
连着海，连着北面枯黄的芦苇丛
将渐渐消失于围垦和填埋
——像我原本简单的心，日益
被生活充塞

岸边

我不了解柴油的分量
和一团团青烟饱含工业热情的浓度
多浑厚啊，打桩机铁锤一样的咳嗽
在岸边不断奔涌

浪推开严寒
忙碌的罐装水泥车，滴着汗水
没有什么比见到一只岸边停靠的破船
更令人伤感
——一切都在忙碌！海水运着斜阳
鸟翅驮着蓝天。一根草茎承受了四季的磨难

在岸边，一切都醒着——
夜醒着，用星星说出时间的秘密
车轮醒着，用压痕说出无尽的生活
测绘的工程师醒着，用三角板和直尺
说出三山北涂的规划

改变

我读书，依然不能改变知识的贫乏
我写诗，依然不能让推土机的压痕变得柔软且温暖
我牵着母亲的手穿过地铁和广场
依然不能改变生命的规律
我祈祷上苍万物安详世界和平
依然不能改变炮火的方向和硝烟的味道
——滚烫的铁块沉入大海。寂静战场
开始弥漫蜂蜜的味道
我扶正了台风中倾倒的一棵树，却改变不了
心灵的崩塌
我早睡，晨起跑步
依然改变不了昼夜更替四季轮回
我劳作，为简单的薪水奔波
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
依然改变不了洋流的走向和流星的滑逝
我说话或沉默。我悲观或懒散
依然不能改变血液里
来自东海边，山区小镇的基因

冷

风的身体里也藏着无数的骨头和刺
所以它让山脉与大海感到冷
在椒江码头，那些外表冷质的铁锚和船舷
内心里却藏着厚实的温暖

有时我会稍稍有一点这样的思考——
外表的事物掩饰下，那些隐忍在
内里的东西
是否就如想象得一样

如我日渐强大的祖国，有没有
柔弱的泪腺
如我趋于繁杂的生活，是否仍保留着一块
简单纯净的心地
如我的情感，有着坚强的躯壳
和脆弱的里子

让我们坦然地面对苦难

我们将心放平
我们将手背在身后迎着风
海面涌起汹涛。岩礁擦拭着乌云的面颊
你看几个走在滩涂上的人，左手提萝
右手攥紧面对苦难的勇气
他们唱着走调的歌。像一只贝或虎头斑
坦然地在晨光中早起，在斜阳下
扯开胸膛呐喊——
来吧，生活！来吧，苦难！

温暖

我在黎明的微光中望向大海
晨雾笼罩的港口。毫无声息的石阶
远远的波涛哼着短促的简谱
——苇丛里钻进了几缕光线。渔村动荡起来
织网的女人最后在码头边蹲下

桅杆上升起了帆。风
渐渐减弱。新的一天在到来
海面上的亮光，变得金黄
且温暖

有星星的夜晚

可以把每一颗星星都当作出海的船只
在浩瀚的夜空航行
——这注定是没有边际的羁旅，我找不到
类似东海边曲折的海岸线
这样，也没有狂暴的波澜，粗粝咆哮
可能拒绝了台风季的来临
——我多愿台州湾雄壮的马达声
像星辉下蚰蚰的声响那么低脆
扯起的渔帆，不再闪着冷光 and 不安

愿再黑暗的时刻，也有星星的出现
温暖着一切

羡慕

羡慕一口最偏远的浅塘也有笨拙的野鸭
摇来春天的讯息。羡慕一只
礁石缝里努力的泥螺
想游回大海的渴望让它拥有了力量
羡慕海面上的船只，不会孤独与沉郁
伴着狂澜和阴霾的天气
它拥有强壮和不屈
向未知的航程无畏地前行

这世上，总有什么让我们羡慕——
一只胆小怕事的蚂蚁，有着对集体的爱
乱石堆里钻出的小草，满怀阳光的
希望。就连街角那个
乞讨的脏老头，也有着幸福的时刻

——只要欲望小小的，谁，都能让别人
羡慕

像鱼一样

鱼没有脚，却能去到很远的地方
因为它在大海里
鱼的骨头，是一根根大大小小细细尖尖的刺
刺在自己的身体里
却从不喊痛
鱼的呼吸，是在水里
它深深地隐在这一片包围它的水域里

人啊，应该像鱼一样
在思想的海洋里游得更远
挑出身体里的刺——找到疼痛和苍白
潜到生活的底层，深深呼吸
让生活的热度
紧紧，抱住自己的一生

需要

我不需要石料、水泥和钢筋。我需要岩礁
波澜和帆船上的铁锚——
我需要海，需要一片蓝，需要夜空下的回忆
当我直起腰身
就愿台州湾畔的渔民——不，是普天下的老农
都不再劳累……为此……我不仅仅
需要分行的文字
我还需要平柔温暖的光线和彤红的炉火
需要辽远的海平面上演绎着
缓慢的节奏——
船只在激荡而不是颤栗
暗流在寂灭而非肆虐
我需要一朵浪，一块泥巴和一颗

星星——那些渺小的，软弱的，孤单的
需要我们

一条未知的鱼

在水产市场见到一条我所陌生的鱼
不是我在码头，或
岩礁缝里见到过的鱼
它是未知的
犹如我对病痛、死亡和世界的未知
——它宁静地度过这一天，在未知中
静候生命的变化
昏黄的斜晖里
我悲伤或喜悦地穿过光线
同样拥有无尽的未知

充满灵感、坚忍，犀利清澈的诗歌

汉克·雷泽尔博士评论柯健君的诗歌

诗人柯健君谐调了华尔脱·惠特曼情感充沛、欢欣向上的声音来歌咏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海岸和历史，他的海洋诗歌呈现出一个非凡的跨文化之旅。这位中国东海岸的台州本土诗人，在“潮起潮落世间的无常与注定”中歌唱大海；作为大海的见证者，观察者和颂扬者，他目睹了叫嚣的、不洁的，破坏性的当代文化和大海的不断碰撞。诗人赞美大海，欣赏大海的简单，然而在大海边缘的人类工业世界却把任何一种简单的主张都看成是挑战。因此，诗人和大海处于一种辩证的关系当中，与一个被人类经济发展所累的世界进行对话。诗人从大海中学会坚持，学会沉默，学会忍耐：“只在承受/用自己浓浓的海腥味淹没恶毒的化工气息。”对诗人而言，大海是一个雄浑的榜样，因为他期待“像海一样歌唱/不畏惧一切地歌唱。”让读者深受启发的正是诗人毫不隐瞒在情感上与大海的融合，与他身边工业世界的融合。这些大海的诗歌终究是爱的诗歌——热爱大海，同样热爱我们的人类世界。柯健君的诗歌正如他的前辈惠特曼，充满灵感，充满坚忍，犀利清澈。

Ke Jianjun's poems of the sea present a remarkable cross-cultural journey, retuning and attuning Walt Whitman's emotional, celebratory voice to the shore and histor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a. The poet of Taizhou and the East China Sea sings the sea in "the uncertainty of the fate between the ebb and flow." He stands as witness, observer, and celebrant of the sea and its

enduring collision with a very challenging, polluting, and imperiling contemporary culture. While the poet, in admiration of the sea, says that he favors simplicity, the human industrial world, always at the sea's edge, makes any simple affirmation a challenge. Thus the sea and the poet are always in a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nd a dialog with the encroaching world of huma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oet learns endurance, silence, and tolerance from the sea: "She bears all silently/ Her strong sea-smell diffuses poisonous chemical smells." For the poet, the sea becomes a heroic example, as he seeks to "sing as the sea does/ sing without fear." It is his openly emotional engagement with the sea, and with his surrounding industrial world, that inspires the reader. These poems of the sea are ultimately poems of love – for the sea, and for our human world. Ke Jianjun, drawing on Whitman as his precedent, gives us a clear-eyed poetry of inspiration and endurance.

—Hank Lazer

汉克·雷泽尔博士，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教授，副教务长，诗人兼批评家，当代美国诗坛的领军人物之一，到 2012 年 10 月为止，已经出版了 17 部诗歌及学术论文集。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蓝色”写作

——关于柯健君的诗集《海风唱》

◎ 霍俊明

关于柯健君人们自然会想到多年来他的“海洋诗”写作。实际上，如果我们仅仅把柯健君定性为一个“海洋”诗人又未免有窄化诗人个性的嫌疑，尽管目前来看多年来柯健君关于海洋的抒写已经凸显出了个性风貌。

关于这本诗集《海风唱》的主体构思和一些诗作的阅读是在 2013 年春天的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的评审会上。当几个月之后我在北京的秋风秋雨里读完这整本诗集，我仿佛置身于咸涩海风的吹拂甚至席卷当中——这对于一个平原

出生和成长的阅读者来说其陌生感可以想象。读完诗集，我要追问的是这本诗集中所涉及到的诗歌与柯健君以前的诗集《蓝色海腥味》之间的区别与关系。换言之，如果一个诗人将视野投注在一个尽可能集中的区域，那么他所呈现的诗歌之间具有怎样的差别、个性和互文性关系呢？如果说这些诗之间可以被相互替换，那么写作在创造力以及持续性的程度上考量就是失败和无效的。显然，柯健君的写作注意到这种写作的难度和挑战——“我写过 200 多首海的诗歌 / ——描述海的秉性和苦难， / 却写不出 / 大海本身的命运 / 它的远与近。它的奔走与离去”（《大海是一种命运》）。是的，大海是一种命运，而写作更是一种难以预料的命运。而由其关注海洋的诗歌抒写我们还必须在美学之外从诗歌的历史谱系学的角度意义考量和评价。由海洋诗的写作，我们会想到蔡其矫、孙静轩、舒婷、汤养宗以及晚近时期的叶玉琳等。那么，在这一写作谱系学脉络上柯健君是否呈现了自己的个性征候？柯健君的写作处于整体的上升期以及成熟期，他的来路正长，期望他在更高的历史和美学的双重标准面前不断提升。

柯健君的这些海洋诗写作再次印证了我近年来所提出的文学写作中的“地方性知识”。多年来随着不断的出游和对地理版图上中国城市和乡村的认识，我对诗歌地理学或者更确切地说对诗歌的“地方性知识”越来越发生兴趣。我不断想起美国自白派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在其诗歌《旅行的问题》中这样的诗句：“陆地、城市、乡村，社会 / 选择从来不宽也不自由。”在一个全面城市化和城镇化的时代，“地方性知识”和诗学地理正在加速度前进的推土机面前日益消弭。而在一个全面去除地方性差异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地方性知识”显然变得愈益重要。而更为重要的则是这种地方性知识的代价是极其惨烈的。由文学以及诗歌的空间性我首先想到的是当年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歌《列宁格勒》的第一句：“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然而当我们今天再次当下诗歌和地方性的空间构成时一种巨大的陌生感却不期而至。

蓝色大海的冲涌是对心灵最好的涤荡、冲刷和淘洗。由此，我在柯健君诗歌所呈现和叠加的“诗人形象”这里看到了探入内心深处的忏悔（除了生命诗学的层面更大程度上还代表了工业时代的救赎意识，比如海边的发电厂、柴油机的马达、推土机）、虔敬以及一颗世俗之心形而上的仰望与盘诘（比如柯健君诗歌中出现的“寺庙”、“星空”的意象）。大海又是汹涌而无情的，甚至有时候是暴虐

的，那么这就要求诗人要用持续性的膂力来反抗和直面。面对大海这永无止息的时间隐喻性的钟表，相关的抒写最容易唤醒的就是时间性、命运感以及存在性命题的思忖和追述。柯健君的相关诗歌也大体呈现了这一点——“唱潮起潮落世间的无常与注定 / 我唱起赞美与阴霾 / 唱起命运的赋予”（《海风唱》），“我愿把这一片海当作一张 78 转的胶木唱片 / 那尾斜阳，就是一枚金黄色指针 / ——高高低低的浪与浪之间，像极了深深浅浅的 / 声槽。因为大海，这暮色中的黄昏 / 背了一台留声机”（《因为大海》）。

而在我看来，柯健君海洋诗歌更为重要的一个阅读维度则是其诗歌写作中的“地方性知识”。柯健君的海洋系列诗作大体是以有“海上仙子国”之称的故乡台州为背景，而在历时性的层面今天的台州已经与杜甫赞美的“台州地阔海冥冥，云水长和岛屿青”过去时态的古代台州不可同日而语。台州的城市化进程显然同其他地方的城市比较而言没有太大的差异。拆毁和毫无差别可言的钢筋混凝土和玻璃幕墙也同样如此真实地发生在台州——“那些，半路拦截的化工气息，狠狠抽着 / 城市和野鸭的耳光 / 哦，破厂房里传出的机器轰鸣声 / 压盖了斑鸠的鸣叫”（《因为大海》），“有时它也扇了自己的耳光……只为不能 / 解开临港工业带的死结 / 让敦厚的铁锚蒙羞于酸雨的腐蚀。为一根苇管 / 记恨逐渐弥漫的化工气息”（《海话》），“北岸发电厂的高烟囱还在喷着青青的烟 / 二桥身形已经有了裸体的轮廓 / 堤坝上，我已忆不起这是从前的海 / 三山北涂的运石车扬起尘土 / 覆盖了夜空的星星”（《有时，我忆不起这是海》）。这是一个在日益油污的大海边向正在逝去的农耕时代的谷仓致意和追挽的诗人！“蓝色”的诗心也不能不迎接灰色工业时代的浸淫和濡染！然而，在繁复的精神向度上而言诗歌仅仅做到一种“怨愤诗学”还不够。诗人除了表达愤怒和不解，还必须转到时代表盘的背后去细心查看那些油污的齿轮和螺丝，去印证摩擦系数、润滑指数以及指针锈蚀的可能性参数。尽管柯健君在文本中所体现的对大海的赤子般的“赞颂”之心是显豁而不容置疑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在柯健君关于大海和台州的诗歌写作中看到了一个无奈、尴尬、分裂、忧郁、沉重的歌者形象。似乎，在当下的时代情势下诗人仅仅光凭一颗赞颂之心已经难以承受台州和大海的改变之途中的重量。在此情势下，我看到了温柔、浪漫和蓝色氛围之下的一道道不容忽视的阴影和小小的、短暂的却刺目的内心的闪电。而柯健君“蓝色”的抒情既是一种爱和浪漫

化以及理想化的方式，又是感伤的和追挽的记忆方式。“地方”一向是文化地理学的核心，而如何通过地方来返观一个时代特殊的诗歌生态以及诗人如何通过记忆、想象甚至虚拟一个“地方”就显得格外重要。Tim Cresswell 认为地方既是一个对象又代表了一种观看和认知方式。而空间、地方、地域、场域、地景（landscape）等词一旦与文学和文化相关，那么这些空间就不再是客观和“均质”的，而必然表现出一个时期特有的征候，甚至带有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性。昂希·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就此提出“空间的意识形态”，即“空间看起来好似均质的，看起来其纯粹形式好似完全客观的，然后一旦我们探知它，它其实是一个社会产物。”在柯健君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寻找那些以海洋为主体空间的“意识形态性”，最重要的是诗人与空间之间互相生产的命运感和文化根性。不可否认的是作家与这些空间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显然有些研究者忽视了一个作家的写作与地方之间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甚至地方和空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柯健君的关于台州和海洋的抒写不仅呈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特殊的“方言”属性的地方性知识，而且还更为重要的是呈现了“地方”的变化及其背后深层的动因和时代机制以及个体命运。而透过柯健君的写作，我们可以印证一定程度上“地方性知识”的历史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各种文本构造和呈现出来的，而表象背后的写作、经验、空间结构和文化性格之间的关系就尤为值得研究。不容忽视的是一个作家的“出生地”以及他长期生活的地理空间无论是对于一个人的现实生活还是他的精神成长乃至文学写作都有着一定的影响。当然我这里所强调的“地方”的诗歌创作与其故乡之间的血缘关系与海德格尔所强调的“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的观点是有差异的。海德格尔更多是强调诗人和语言、存在之间的复杂关系，而笔者更多的是从文化地理学意义上强调诗人的“出生地”和环境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影响以及时代意义。这让我想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一生尤其是后期诗作更为关注普通甚至卑微的事物。他的眼光不时地回溯到遥远的南方故乡，故乡的这些自然景观和平凡事物成为他诗歌写作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和驱动力。聂鲁达的一生就是时时走在回望故乡的路上，南方的雨林、植物和动物都成为他诗歌创造中伟大的意象谱系。

在一个个无形的陡峭湿滑的阶梯面前，诗人不仅要呈现出一个生命的冷暖无常，更为重要的是呈现出文字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以及一个时代的精神法度。在一

个无限暧昧又界限模糊的时代，也许只有诗人能够说出那些隐藏在暗影里的秘密和一部分真理性的知识。诗人怀有一颗“告诫”之心——“总有深隐背后的事物”（《寂静里》）。

2013 年秋，改定于北京

在蓝色海腥味中，聆听生灵的交响

——读《蓝色海腥味》致柯健君

胡明刚

柯弟：
你好。

惠赠的《蓝色海腥味》诗集和《云水长和》诗画集已经收到，每在工作劳累和空闲时，我坐在案几前，斜靠床头，展卷读上几首，记上几句。爱不释手，手不释卷。我的面前拂过充满咸腥味的浩浩长风，眼前呈现辽阔的海天一色，艳丽的云霞衬映着错落的岛屿畅游的鱼群和星点的一般的渔舟，耳畔听见的是惊涛裂岸伴随翔鸥欢叫和声声螺号和悠悠的渔歌。你的诗歌，展示了我们共同的家乡台州湾——这一带美丽的海域，舒卷一带无限的海国风情。在京都充满雾霾的冬日，我翻开你的诗集，神游台州那片温暖的黄金海岸，我想，它应该是净明清洁不染纤尘的吧。

“台州地阔海溟溟，云水长和岛屿青”，杜甫咏赞台州的诗句，绝了。台州山海兼胜，风光宜人，是最具有幸福感的地方。生在此间的我，与你一样，同是爱山乐水的人。我曾经在天台华顶的极顶，看日出云海，知道云海的那端就是东洋大海，知道天台山也是海上莲花屿，有许多与海与水有关的神话故事。我想起你的家乡宁溪山区，在远古的时候，也应该沉睡在海底的，因为造山运动，海水退却了，才露峥嵘的山峰和深邃的幽谷。我们都来自山里，也渴望着海风，感受大陆的沉积的泥土，那是生的历程，地在生。海在生。草木水石鸟兽虫鱼都在生。生命在成长，情感在积淀。当有一天我们顺着生命的源头走到海边，我们发现，我们的源头在海里。我们就在海里走出来，我们本来是小小游鱼，小小的贝壳。伴随海风的呼吸，同步着海浪的脉动，在行走中追随灵魂与情感的起源于归宿。我想，你也如此，那些画海的师友也如此，在海洋出发，又回到了海洋。

第一次翻开你的《蓝色海腥味》，我突然想起与台州诸多师友的相聚，想起与温岭老画家郭修琳的交往，我曾与无法说话的老画家笔谈。品读他的《海疆万里行》，感受到海的宽阔的胸怀。我知道他把自己孩子取名为大篷小橹的理由，这是对故乡的海的一种情愫。在《云水长和》诗画集中，我感受到他的画与你的诗歌是绝配。记得我曾经与你余跃华、林友桂、筏子一起，去温岭的石塘渔村，感受大陆第一缕阳光的温馨，品读江一郎王自亮彭一田王彪和丁竹笔下的《三角帆》和《蓝色海岸》而今记忆犹新。我也多想与你和伤水白马张一芳一起去玉环的大鹿岛欣赏洪世清的岩雕，品尝大麦屿的海鲜，感受苏明泉《靚女网》《海殇》《螺号声如雾》和《关于大奏鼓的猜想》，而今身在北京路途遥远难以成行，成了一个美丽的中国梦。在诗歌中，你把我的梦延续了，也把诸多友人的海洋诗梦延续了。是的，在你出道之前，台州许多诗人朋友以把大海写绝了，特有的充满海腥味的诗群在当代诗歌占有特殊地位。而今，你的《蓝色海腥味》又做到了极致，再次在浙江和中国大陆曾经萎靡的诗坛上，举起一面猎猎的大龙旗，你在旗下呐喊狂舞，你是驾船

的水手，用自己的喉咙放声歌唱：这就是生我养我的海！这是属于我的台州湾的海，不同以往焕然一新的海。从你的诗歌，我更深信不疑，台州的海是艺术的海。文学的海。诗歌的海。是牵肠挂肚的海！

小柯，我在你的诗歌中，关注到一个最重要的部分，首先是那些海上的活泼生命。无论波浪上的渔民，还是鸟类，是鱼类，是贝类，还是虾兵蟹将，都是出没台州湾这片风波里的鲜活生命。生命，无不因水而活，因海而存。由生命想到生活，想到生存，都离不开活命两个字。活字的解释，就是舌尖上的水，因滋润解渴而鲜美。鱼和人因水而活，水像空气一样，淡而无味，但是生命的必须，须臾不可缺少的。尽管海水与海风是充满咸腥味的，但能形成风雨，滋润大地，对于焦渴的生灵来说，那是一种福祉，生与活，在你的诗歌里，体现出一种张力。

生，是生命，是生活，是动力。海鸟飞翔，海鱼游动，无论是小小的牡蛎和海贝，渔民出海结网，都是神圣的。你和我一样，“熟悉网间残留的海腥味，指肚粗糙的豁裂，仿佛承受一场祈祷的使命”，万舟竞发之前，大奏鼓敲响了，渔民的舞蹈，礼赞着妈祖，都充满虔诚。在撒网收网的那一刻，他们都在用心礼赞的，是海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勇气，活下去的前途，他们绕过激流暗礁，搏击波涛和风暴，虽命悬一线，但他们还是会看到丰收，看到了希望，可以在寒风中“打开列队的酒瓶”，“拿酒精兑换高浓度的夜色”，“划拳声锋利，急促”，因有着“海量”，那是大海一样的广阔的胸襟。没有忧伤，没有哀怨。活着，是多么的艰难啊。为了活着，你和我一样，走进水产市场，看着他们争吵，要价，杀戮，无论为力。他们看着腕上的手表，捏着沾满鱼血渍的纸币，打着手机，满怀焦灼，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那些小贩中间商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将来会走到什么地方，但你终究会想起有一个妇女就住在你家小区的最后一幢。他们潮湿地活着，咸腥味的活着，因为无奈地活着，沉重地活着，付出自己与水族的生命，海和码头被黑色污染，海也蓝得忧虑，都在做出无谓的牺牲，这到底什么样的生活？

是痛楚的生活，沉重的生活，无奈的生活！大海是激烈壮怀的，但有黑暗惨烈的一面，生活是沉重的也是无奈的。他总有充满着痛楚的另面，你已经涉及，但还是没有呈现得淋漓尽致，还是没有力透纸背。比如海上的台风，海边的风蚀崖海石崖。将被杀戮或正在被杀戮的鱼或搁浅的鱼无望的眼睛，被电器拆解化工污染得漆黑的滩涂，越来越少的海产资源，石塘山中兀立的渔民墓地，风雨中一叶飘摇的海岛渔村，在寒风中抖瑟着身子出海捕鱼的渔民，三门湾的盐田中赤脚踏盐在木板上步步打滑的妇女，你也许会多少写到，但还是需要一些批判或者反观的意识，还是没有触及到这个地域这个人心很触目惊心的痛处，还可以更加写得透彻深入，更有震撼力一些。还有一些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海的细节，如妈祖林默娘，大奏鼓，鱼灯，等等，都是需要呈现的，生的艰难，是真实不过的生活。但生活还是要我们真心地热爱。我们与他们一样，用心地活着，用心地歌唱。

海洋群生，纷纭流转。这是一个问题，to be ou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问题，你怎么去选择？你无法选择。你只能在诗歌中逃避，去寻一个象牙塔，但现实无法让你做到。问题已经提到台面，你找不到合适的解决方法。你只能选择在一个时刻，静静地回到海边，看小小的青蟹出神。它在滩上产仔吧？或许会重回海洋，或许永远搁浅，死在沙滩上，还有那些伙伴贝壳，看到一条跃出水面的鱼，你会默默地流泪，也会暗暗地在心头感到欢愉，你可以到大陈岛的海岬边，看即将“来临的星星和浪涛，涤请毫无粗鄙的想法，点燃希望的火”。点燃“蓝色的海，蓝色的畅想，蓝色的渴望”。在海边饮酒。“饮海的苍茫寥旷，饮自己的内心，把内心的杂念淘空，点亮一盏灯”，这就足够了。你去看海，尽管“在海中看出比浪更汹涌的暗流”，但相信有爱在。你把自己当年轻贫穷的渔民或水手，尽管很平淡，不会买玫瑰，不坚强，没权利钱财地位，其貌不扬，但会给人一片大海。做你的大海。有大海的胸襟魄力，像两只归巢的鸟为人点一盏航标灯。这就足够了。你的诗歌就是大海！

在你的诗歌中，我看到你对海的礼赞。充满激情，但你还是唯美的，浪漫的。柔情的，你的表述还是充满着书卷气的。你在用心歌唱着。我看到你诗歌中的大海，不仅仅是在文字的经营的

简单的意境，而是渗透到音乐、绘画、电影各种艺术层面的呈现，用自己的灵魂主线有机地串联一起，你在这首《潮》中，把潮比喻成合唱团：

——这庞大的合唱团，开始掀起大地的骚动
月亮是领唱。黄昏拉开这场歌剧的帷幕
海推着一波一波的浪冲上岸
潮水不断喊着——
涨！涨！涨！
一列一列的唱手们，持续飙高音
从一个八度，到二个八度、三个八度。接着
是四个、五个……堤坝拦截了第八个八度音域
高涨的潮不断变换美声、通俗。试图以
各式重组的阵形超越最高音
海面上摇晃的几艘船只，如这潮水合唱团中的
几个破音……
岸边，我绝对听到大海唱出 24 度半的音域
——以星星的惊呼作为 3 度半的假音
在潮触及最高、最宽音之前，瞬间收敛
海的唱手们原地散去。缓慢的
按六音步或顿的节奏——直至，沉入最低音域
或仅仅剩下——
……平……仄

这是环绕声，是多声部的回响啊。一种澎湃的力度。那些歌唱的喉音气声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淹没了你，令你不辨方向，令你不知所在。由此。我想起茅盾的，一片黄昏的散文。金色的波浪，金色的眼睛，金色的队伍。一二一，一二一。行走着，到了桥边，嘶破，解散，然后又汇集在一起。他给的仅是一个单层面的视觉形象，而你，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形象，艺术的意境和旨趣是完整的，和谐的，给人全方位的艺术体味，立体的，多维度的。因此不流于表象，不囿于平面，不限于单一。

海洋诗画集的第一首《因为大海》，也与之异曲同工：

我愿把这一片海当作一张 78 转的胶木唱片
那尾斜阳，就是一枚金黄色指针
——高高低低的浪与浪之间，像极了深深浅浅的
声槽。因为大海，这暮色中的黄昏
背了一台留声机

这是一种绘画与音乐的通感，海的情景的画面被音乐化了。我曾经在《温岭的阳光海》散文中，把石塘渔村必成一架大钢琴，那石头垒砌的房屋，就像一个个高低起落的琴键，被风的手。被岁月的手弹奏着。有苍凉，有欢愉。你的这首诗歌与我的感觉是相通的。你在另一首诗中，把滩涂上的芦苇丛比成一个演奏乐队，也是很精到的。

风牵来管弦和大提琴的乐队。船只以及
上岸的几只蜻和螺。今晚，魔幻歌曲前作一回绅士

这些白发披头士，更懂得五线谱、节奏和高低音谱号
偶尔，会有几根倾向另一边的苇杆……

——嘘，请轻些责备！
原谅一根芦笛铸炼成弦或琴的艰难转身

在海边，你倾听渔歌，寻找大海的歌唱。歌唱船只的马达声，歌唱在沙滩上的寄居蟹。歌唱着的贝壳，歌唱小调的渔民，落在海水里。重重的溅起浪花。这歌唱在心田里，一个波一个波的荡漾，是自然生命的回响啊。你的诗歌，是充满海腥味的音乐啊，试看每个海的生灵都是神圣的歌手：

大海里有多少鱼、贝、虾和蟹就有多少歌手
我曾听它们自由的唱过歌
我知道这歌声简单，粗糙。甚至低弱
世上有其他优美的歌
我只愿听它们歌唱

我爱一条跃出水面的鱼
它或许叫鲳，鳊，弹糊，马鲛。这不重要
正是它把自在的游动当成一首歌

那些蠓，花蚶，蛤蜊有着自己的歌唱
坚硬的壳在外面，身体柔软
正是它们教会我坚强
宽恕内心的伤口和懦弱

我热爱这些大海里的歌手
它们本身就是歌唱这个词

你把这片海的生灵的歌唱写得纯粹、传神、圣洁，就像教堂里唱诗班的圣咏。也像山寺里那声声的钟鼓梵呗，《海的声音》直指精神内核：

我所有的怀疑都必须贴上牛皮鼓的标签
我的卑怯——来自深邃、辽阔和阵阵轰撞
海垄断一切声源
我的歌唱，我的呐喊 寒颤，不安

读你的诗歌，一片蓝色，就像你诗中所说的，“海把我看成蓝色。”在你的声音中，我与你一样感受到海的震撼冲击，浪涛阵阵心头就像千万面鼓槌在敲击。是鼓与鼓的锤击。是万马奔腾。在海的声音之前，你的个我的声音会被鼓声淹没、吞噬，但歌声依然存在，融进大海与自然合唱之中，成为海的天籁和呼吸的一部分。那是博大的黄钟大吕诗歌存在的价值就在这里。你做到了，我很欣喜。海腥味中我的耳边总有音乐在响着，如琵琶曲的春江花月夜。古琴的《平沙落雁》《鸥鹭忘机》，如贝多芬的《月光曲》。德彪西的《大海》，格什温《蓝色畅想曲》还有格里格的《清晨》。

那充满水汽和霞彩的音乐。

小柯，我喜欢你的海之歌。最喜欢的是这一段：

我赞美海像赞美自己舒缓的内心
我歌唱海像歌唱每一个幸福的生活

沙滩上的蟹，为落日唱着迟暮的歌
礁石缝里的泥螺，低低的歌声是为着
潮水无数次的磨难

我赞美每一朵泛起的浪花，那是海的
呢喃。我歌唱狂潮下不屈的船只——勇敢的歌

以前我觉得你很柔弱，很书卷气的，但你的诗歌充满一种豪迈慷慨的情怀。我总觉得，你把海的画面与音乐融合到高度的一致与和谐。掩卷而思，我想你在礼赞这沧海桑田，礼赞在祖国海岸线中水陆中所有的生灵。你的《蓝色海腥味》，属于台州湾，属于浙江这片大海，属于祖国大陆最东方的黄金海岸的。你是一个歌手，你是一个水手，我在你的歌唱中感受到激奋精神的力量。

纸短情长，先写到这里吧，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进入更广阔的大海里，拥有属于你自己心灵的最美丽的海天风景线！相信海洋中的每个波浪里都有我们同样的的诗意祝福！

胡明刚

2013年腊月写于北京通州大运河畔

作者简介：

胡明刚，乡土散文家，1965年出生于浙江天台。曾担任台州文学杂志编辑六年，现居北京，为文化杂志的内容策划编辑。出版有散文集《蛤蟆居随笔》《天台茶》《天台行旅》等十余部著作。散文《江南蓑衣》被列入全国各地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试题，并收入中学语文课外阅读教材。

生态视域下的“海上台州”

——解读柯健君《蓝色海腥味》中的海洋意象

赵学峰 刘富丽

当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威胁到人类的未来之时，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就非常必要了。二者究竟是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英语中的经济“economy”和生态“ecology”两词的词源就可以提供答案。“economy”和“ecology”的词根同为“eco”，“eco”源自希腊语的“oikonomia”，意为“house hold management”，其原义是管理家庭成员和家庭事务。如果说经济是通过合理调配资源实施对家庭或族群的管理，那么生态是自然资源的合理调配，大自然有一套非常合理的资源利用系统维持自身的发展。从经济与生态同源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矛盾，二者都讲求资源的管理和使用。柯健君，这位生长在台州湾畔

的诗人凭借诗人特有的敏感，对家乡台州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着更深切的感受，2011年出版的诗集《蓝色海腥味》记录的正是诗人对台州湾海域生态变化的内省。在《这几年》一诗中诗人写下，“想起这几年，秋风正紧/我在化工味和海腥味的城市生活/哀叹或者狂笑”¹（40）诗人既为台州经济的腾飞欢喜，也为台州近海付出的环境代价忧心。柯健君关注家乡的生态变化，因为诗人深爱大海，敬畏自然，他目睹过大海的凶悍也见证过大海的无助，透过《蓝色海腥味》，诗人和读者一起重新解读人类与海洋关系，将人类与海洋关系纳入道德领域，从生态伦理的视角反思人类对海洋环境的态度和作为，将人类的道德关怀扩展到包括海洋在内的自然万物，从而引导读者重新认识海洋作为有机体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尊重并保护大海固有的“自然性”以及它的内在价值。

在诗集《蓝色海腥味》中，诗人通过两组意象的对比，探索人与海洋的关系，一组是以鱼、虾、蟹、贝等为代表的自然造物，一组是以钢筋，水泥等为代表的人造力量。

（一）从养殖业之殇看诗人生态保护意识中的海洋意象

对于“推开窗就能看到大海”的诗人柯健君，他对各种鱼类非常熟悉，在《蓝色海腥味》中，每每写到这些自然造物，诗人从来不吝溢美之辞，把鱼、虾、蟹、贝，称为《大海里的歌手》，“大海里有多少鱼、贝、虾和蟹就有多少歌手/我曾听它们自由地唱过歌”

（12）。海边的诗人热爱海洋之子，“我爱一条跃出水面的鱼/它或许叫鲳，鳓，弹糊，马鲛。这不重要”，从它们身上，诗人不仅学会做自然的自己，“心存温馨，不再拘谨言行”，更学会温良和坚强，“尝试把体内的凶狠变得弱小/……正是它们教会我坚强/宽恕内心的伤口和懦弱”。然而，养殖业的过度膨胀使得大海中鱼、虾、蟹、贝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不知从何时起，大海里的歌手变得沉默了，有些甚至不知所踪。

历史上，浙东是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的地区，民谣《四季渔歌》唱到“春季黄鱼咕咕叫，/要听阿哥踏海潮。/夏季乌贼加海蜇，/猛猛太阳背脊焦。/秋季杂鱼由依挑，/网里滚滚舱里跳。/北风一吹白雪飘，/风里浪里带鱼钓”^{[1] (p299)}，如民谣所唱，台州湾海域一年四季均有渔汛，2-4月有小黄鱼汛，5-8月有大黄鱼汛。^{[2] (p31)}然而，随着过度捕捞和近海生态环境的恶化，“传统渔业资源日益衰退以至绝迹，许多渔场的当家品种难以形成鱼汛，种群结构恶化”。^{[3] (p2)}以黄鱼为例，黄鱼又叫石首鱼，东海渔民常用敲罟作业捕捞黄鱼，即“利用声学原理，几十条船一起敲竹板，让石首鱼头骨中的两枚耳石产生共振，大鱼小鱼一起昏死，

¹本文中的诗歌均引自柯健君《蓝色海腥味》（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11），只显示诗集中的页码。

一网打尽。”^{[4] (p22)}这种捕鱼法因为高效，在上个世纪的 60 年代十分盛行，其结果是随之而来的 70 年代黄鱼大幅减产。后来虽然通过休渔等措施，普通小黄鱼的产量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质量却大不如前，“东海区小黄鱼 1966 年的平均体长为 24.4 厘米，平均体重 318 克；而 2011 年平均体长为 12.4 厘米，平均体重只有 36 克。从前捕获的小黄鱼平均为 5 龄以上，现在差不多都是 1 龄鱼，经济价值大打折扣”。^{[4] (p19)}广阔的东海涛声依旧，但《四季渔歌》中的四季鱼汛成了留在过去的回忆。

《在码头交易市场的下午》一诗中，诗人用混黄的海水，刺眼的阳光，沉郁的气息勾勒出东海码头下午的全部。码头上上演的是一场人与鱼类之间无声的战争，一个被贪欲障目的男子眼中只有赤裸裸的交易，“讨价还价的中年男子，把码头挡出了一小块阴影——我从未见过如此可怕的暗，隐藏着锋利”（76）。在贪欲驱使下，人不断向自然索取，甚至手握利剑向自然挺进。这征服自然之战虽不至于血雨腥风，但每天都有生物物种在灭绝，每天都有生态环境被破坏。利剑在手的人类把自己视为自然界唯一的主宰，无限制地入侵其它生物的生存空间，无视鱼、虾、蟹、贝，不仅有生命，而且有它们“卑顺的生活”和小小的幸福；在强大的人类面前，鱼、虾、蟹、贝，显得如此弱小，那些章鱼和虾姑无论多么努力，跳地有多高，也逃脱不出人类织就的大网，逃脱不了被网罗的命运。然而，敏锐的诗人已经预见到“那根紧紧缠住的缆绳”今天网住的或许只是一些海洋生物，不远的将来我们人类也许将被困在一张更大的网中，就像此刻在箩筐里挣扎着的无助的鱼、虾、蟹、贝。

然而，即使过度捕捞，市场对渔产品的需求依然难以满足，于是近海渔业养殖迅猛崛起，“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渔业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的国家”。^{[5] (p20)}诗人在《养殖场》中写到，“昨夜，水产品的生长期已被市场经济预定/空竹篓坦诚了饥饿的辩白”（26）。作为自然生物的水产品本来有自己的生长周期，然而在利益驱动之下，产品的自然周期被人为地干扰重构，庞大的市场需要周期短，数量多的鱼产品。于是，近海海水养殖通常采用工厂化养殖模式，饲料从外输入，必要时还输入渔药以保证渔业产量。但养殖系统内用水的不断更新，使含有残饵、粪便，药物等有机物的海水直接排入附近海区中，造成海水污染。“工厂化养殖中排出的废水中的营养盐主要是氮、磷，它们的大量存在使周边水体产生富营养化作用。这种水体一旦伴有适当的生物、水文和气象条件时，就有可能产生赤潮”。^{[6] (p109)}鱼产量的提高以水质恶化为代价，恶劣的水质又影响到鱼产品的质量，丰产并不丰收，市场上卖不出好价钱，无怪乎“养殖人低低怒吼/——无疑，我把他瘦长的呻吟，理解成/今冬唯一的收入，已经颓败的经济形势下/一块，拒绝结疤的硬伤”（26）。

自古以来,海洋中的鱼类代表着生命的活力和绵延不绝的力量,鱼、虾、蟹、贝的这组意象抒发了诗人对自然造物的赤诚热爱,正因为诗人的爱之深切,所以才对渔业发展中的过度捕捞感到痛心疾首,诗人指出渔业经济不景气固然是养殖人收入降低的原因,但缺乏生态保护意识和有违自然规律的养殖方法才是养殖人的“硬伤”。

(二) 从制造业之痒看诗人内心抗争中的海洋意象

“岸边的滩涂与芦苇从不知道工业带的来临/近海嬉戏的鱼、贝毫无觉察石料与水泥填埋的来临”(100),在诗集中,与鱼、虾、蟹、贝等意象相对的是钢筋、水泥、沙石、商品房,发电厂等一组意象。如果说鱼、虾、蟹、贝代表的是大自然中柔弱的一面,那么钢筋、水泥,沙石等代表人力中强硬的一面,如果说鱼、虾、蟹、贝代表着农业文明的渐行渐远,那么商品房,发电厂等则代表工业文明的步步紧逼。

随着工业文明的不断推进,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间,据经济学家樊纲研究,长三角的城市化水平高于全国水平,“截至2008年底,长三角城镇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为51.65%,人口密度达到989人/平方公里,地区生产总值为53.954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17.94%”。^{[7] (P5)}然而,在这些炫耀的数字背后,推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往往不是那些大城市或是它们的中心城区,而是一些中小城市,新城,或是大中城市下面的郊区,县,镇”。^{[7] (前言)}台州,如樊纲所言,一个默默无闻的沿海小城成长为长三角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它的发展变化就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台州享有制造业基地的美誉,汽摩及配件产业,船舶制造,医药加工等取得的成绩令国人瞩目。但是这些制造业基本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本地人口不能满足产业快速发展对劳动力增长的需要,于是全国各地的打工者蜂拥而至,随着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台州城市化进程加剧,处处有工地,处处有工场,处处灯火通明,处处机器隆隆。诗人在《去黄琅》的路上见证了台州城市化建设的一个片段。“风躲在树叶后细数尘土。推土机/仗势工业豪吏的后台,粗暴袭向农业文明的腹部/工程车在临海的县级公路上抛下碎石和淤泥的种粒——吸取钢筋和水泥的养料后,明年/长成厂房或商品房”(21)。“风”这个为大地万物带来生命气息的自然伟力,在推土机,工程车代表的工业文明的强势入侵下怯懦了,不得不“躲在树叶后面”;与此相反的是,那些“碎石和淤泥”,完全没有生命的物质,却获得了粗暴成长的生命力,“长成厂房或商品房”,因为那些权钱逼人的“工业豪吏”认为只要把金钱撒播下去,就可以结出希望的果实,他们用金钱改变地貌,用金钱重塑自然,然而用“碎石和淤泥”打造的只能是死寂的钢筋水泥丛林;诗人在去黄琅的路上所见,一面是人类步步为营的扩张,让黄琅这样一个安静的滨海村落“开始侵入外省口音”,充满了机器

“沙哑而粗砺”的声音；一面是大自然无可奈何地退让，连顽强如倭草的植物也找不到容身之地，而人类的野心却不仅要霸占陆地，更要侵入海洋，“迅疾展开一场/原始的猎夺——把头探到海里去”，诗人预言如此发展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工业化的“城市放下自尊，把前额重重地/砸到地上”。

台州这样一个沿海城市，制造业越发展，人口越密集，海洋环境压力越大。据中国海洋信息网发布的2004台州市海洋环境状况公报称，台州“近岸海域海水污染程度与上年相比呈加重趋势，……近岸海域污染面积较上年有所扩大，其中严重污染面积增幅最大……海水中主要污染物仍为无机氮、无机磷，同时局部海域还受到石油类、铅的污染。”^[8]无机氮、无机磷，是密集的生产污水和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海洋所致，而石油类和铅的污染不得不归咎于沿海的造船厂和废旧金属加工业。以路桥区的峰江镇为例，这里有“大量以家庭手工作坊形式经营的废旧机电、电器产品和工程设备拆解回收点……铁、铜、锌、锡等各类拆解下来的金属零部件、废塑料、废橡胶等随意堆放，场地上锈迹斑斑、污水油迹遍布……在日晒雨淋等风化淋溶作用下，对周围土壤和农田造成严重污染”^{[9] (p40)}，这些污染物随着大气环流最终流向海洋，海洋经济为台州贡献巨大，但海洋环境的牺牲也巨大。

诗人的《沿海地带》就是海洋愤怒而忧郁的哀嚎。“我在苇丛和浮藻间找到了大海的忧郁/风吹着芦杆，不再是管风琴和大提琴的节奏/——如果可能，海会抡起拳头和前臂砸向沿海工业地带/——而简单的慰藉，只是夜幕后的渔火和潮声”（67）。曾几何时，台州湾海域是多么的生机盎然，“那些蠓，花蚶，蛤蜊有着自己的歌唱”（12），那些潮水“掀起大地的骚动/……海推着一波一波的浪冲上岸/潮水不断地喊着——涨！涨！涨！”（19）。当沿海居民对海洋由敬畏变为亵渎，由利用变为掠夺，海洋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失去了往日的生气，他像一个病人透过“瓦房，滩涂，废旧船厂和风里漏出几声咳嗽”，他的声音是“水产市场的喘息，越来越粗壮得像北岸发电厂的烟囱”，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却丧失了汹涌和顽强”。是什么让大海失去怒吼的力量，那些曾经被大海哺育过的孩子们，却让母亲如此受伤。

（三）从生态哲学的智性思考中看诗人理想状态中的海洋意象

人类对海洋毫无节制的掠夺，实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险隘心理作祟。西方文明自文艺复兴始，推崇人类具有的理性，尊人类为万灵之长，而自然界中一切其它存在物因不具备理性故而只能为人类服务。以“善理智”、“役自然”为导向，18、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甚嚣尘上。自鸦片战争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文明摧毁了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同时让中国人体验到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带来的高效便利，国人在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同时，人类中心主义的理念也被接纳。中国传统

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和谐关系让位于人“役自然”的主仆关系。海德格尔曾用存在本体论解释人与自然界关系。他认为，“中世纪结束后所开启的新时代是用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作业。然而，新时代的这种变化并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手段替代了另一种生产手段，而是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界的根本性关系。人完全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并把天地万物看作是技术生产的原材料，用大规模的技术手段向地球和自然界索取，把自然界的自然状态强行纳入人的技术生产系统之中”。^{[10] (p221)}事实证明，人与自然的对立，人“役自然”的结果导致环境污染和自然灾害频发，如果不能有效扼制，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不是危言耸听。进入二十世纪，各种环境污染的蔓延和加剧已使西方文明反思人类中心主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中的后起之秀，并没有从一开始就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同步，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攀升的过程中，自然环境的价值被严重透支，台州湾海域未能幸免。

成长在大海边的诗人，大海丰富了他的心灵，充实了他的想象，也让他最了解海的力量，海所代表的自然力量启发诗人直接而深刻地洞察大海乃至自然界本质，这种力量让他看到“海。像一面隐藏巨大无知的镜子”（1），反射的是人类的无知，对自然的无知，对自身的无知，在征服自然的路上人们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却不知道跑步奔向的是一艘叫作泰坦尼克号的船；这种力量让他看到作为个体的人，在浩瀚迅猛的海洋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海洋的广博强大彰显的是整个大自然的伟力，离开了人类社会的个体根本不具备与大海，与自然抗衡的能力；这种力量让他看到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需要内省，需要重新定位自己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如果可以改变椒江的流向，让它向西/流向源头和自身。审视内心的宁静/如果可以改变台金高速的走向，让它一直延入东海。触及无限”（48）。

“自然界的本性是关爱生命，这种爱表现为创造万物，使生命多样化，使生命之源源源流淌”^{[10] (p251-52)}，而海洋是地球生命的摇篮，科学家在海洋沉积岩中找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单细胞生物化石，年龄约 35 亿年”。^{[11] (p1-2)}海洋不仅创造了生命，而且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各种原料，这是海洋给予人类的厚爱。《关于海》是诗人唱给大海爱的赞歌，大海的爱是博大，“一个人坦荡，胸怀宽广——心才能藏下整片海”，大海的爱是悲悯，“哭，是为了战火和贫穷的孤儿/泪才能流成海”，大海的爱是力量，“弯下腰，扶起斜倒的小树苗的手/能抚平大海的波涛”，大海的爱是温暖，“看见蚂蚁过来，能让一让路/海为他留出一股爱的暖流”，大海的爱是快乐，“把一条鱼放归大海的孩子。海会给他/成长的快乐”（19），当一个人汲取了海的博大、悲悯、力量、温暖和快乐，他眼中的“每一滴海水就

是一颗爱心”，那些“爱海的人，才能在万物面前显得/谦卑和忍让”（19）。

如果说自然界的本性是关爱生命，作为大自然的宠儿，人也应对生命充满热爱，“爱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标志”。^{[13] (p261)}“人类能否与自然界建立伦理关系，向自然界施以道德关怀，关键在于能否让自然界进入人的本质，人进入自然界的本质”^{[10] (p232)}，连接人与自然，让人性与自然合一的就是爱，自然关爱人类，自然也需要人类的关爱，当诗人用爱回赠自然时，诗人与自然界的隔阂瞬间消解，爱把诗人和自然万物结合在一起，如弗洛姆所说，“在爱的行动中，我与万物合一”。^{[12] (p28)}因为与自然合一，诗人愿意“和一条鱼交换居所、呼吸、沿四季洄游的路线/刻下幸福和爱的标记”；与自然合一，诗人“在街角的长椅上稍坐一会儿，保证/可以和一只上岸的蟹或螺/谈谈人生和理想，或者“和水葫芦与海藻讨论一下环保”；与自然合一，诗人“真替山坡上那一小撮草担心”，知道“苦苦坚守/心中的绿，需要顽强的勇气”；与自然合一，诗人听懂了“水潺鱼和老虎斑的私语”，与自然合一，诗人“爱着退潮后一条昏厥的鱼”；与自然合一，诗人“倒出血液灌满海水，身体里/激荡盐的歌——粗糙。咸。腥”；与自然合一，诗人“赞美海像赞美自己舒缓的内心/歌唱海像歌唱每一个幸福的生活”。与自然合一诗人体会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如卢梭在自传续篇《漫步遐想录》里诠释与自然合一的狂喜，他说：“当我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当我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时，我感到心醉神迷，欣喜若狂，非言语所能形容”。^{[13] (p92)}

“在精神层面上和自然进行交融和渗透，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仅仅靠理性和学识难以到达，还需要感知能力和敬畏生命、尊重大地共同体的人文情怀”。^{[14] (p147)}诗人“内心涌现的爱与善良”让他能够与大海，与海中的鱼、贝、虾、蟹融为一体，让他“在大海的怀抱中永远热爱着大海”，诗人与大海互相拥抱是一幅人类融入自然，回归大海的和谐图景。台州湾海域以其富饶丰产滋养哺育着世代代的台州人民，多情的大海不期人类的无义，她期望人类能够以同样的热爱报答她，“人身上只有一种感情能满足人与世界结合的需要，同时还能使人获得完整感和个性感，这种感情就是爱”^{[12] (p28)}，在爱与被爱中人类与大海共同获得新生，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人类在蔚蓝色的星球绵延不绝的唯一通途。

大海里的歌手

柯健君

我熟悉这一片宽阔的水域，熟悉它混黄的海水下面深藏着什么。除了船只、暗礁、零散的岛屿，是那些鱼、贝、虾和蟹——不管大海里有多少，我都认为它们就是这一片海域里的歌手。

我熟悉的这一片水域——台州湾，位于有着曲折海岸线的台州的中部。台州迷人的海岸线北起三门湾，南至乐清湾，海岸线总长 898.7 公里——这是一个理性和数字化的时代，似乎一切都可以用阿拉伯数字来表达，似乎用了这种表达，才能证明在科技上和时代中的进步。但，我更愿用另一种描述，让我生活的台州湾变得感性和亲切一点。

台州，濒临东海，海岸线北起蛇蟠岛，南至坎门，海边小镇传统中泄露着现代性，沾着海腥味，覆盖着低沉的天空下偶尔飘散的化工气息，坚韧中，又透露出一点茫然：六敖、里浦、花桥、桃渚、上盘、章安、松门、石塘、楚门……这些简单的名字间，藏着深厚的历史，一滴海水，就能打破它们的宁静，流淌出沾着陈香的岁月。它们总是在述说着渔港、灯塔、暗流、织网的女人和蹩脚的鳓夫，甚至那一次出海时桅杆下响起的嘶哑的怒吼！

在台州湾，我蜗居在东海边某一个角落的无人注视之处。像码头边一块布满黑锈的铁墩，像灯塔上深夜里还亮着的灯火，像船帮上挂着的黑轮胎——我总是那么喜欢孤独，默默地在万物背后看着万物——我爱着它们。

我喜欢缓缓流入大海的椒江。平缓，略带忧伤，流经北岸的台州发电厂，就像轻轻摁着大海的面颊，让大海也感觉到一些痛楚。

我喜欢那些海里的万物，看他们在水里游，在自己的这一片水域里安详地生活，我也曾听它们自由地唱过歌——我觉得它们的歌声是蓝色的，虽然有浓浓的海腥味，却是在金黄而透彻的阳光下无拘无束地唱着。它们不惊慌，在过往的船只旁来回穿梭，它们有着天性的自由。我也知道，它们的歌声简单，粗糙。甚至低弱，低弱到只有它们自己能听懂和听得见。但我喜欢这种自由的歌，不为外界事物骚扰的歌。在这个世界上，有着许多优美的歌曲，那些月光曲和进行曲，旋律或许更加优美动人，但我只愿听这些大海里的歌手们歌唱。

那些跃出水面的鱼，我爱着它们。或许我不知道它们的名字，或许它们叫鲳，鳓，弹糊，马鲛。在阳光下，在宽阔的海面上，在狂涛和被更巨大的海里生物追逐之间，它们试着离开大海，追求一种叫做自由的精神。也许，它们不是那么高尚，它们只是在向往着自在的游动。它们把自在的游动当成一首歌，在自己短暂的生命里毫无拘束地唱着。哪怕低沉，粗糙，甚至有着破音和乱音，它们都坚持着——坚持着，直到自己再也无力摆动身子。

正是因为它们，我爱上阳光的午后，内心里开始有了温馨，不再拘谨自己的

言行，在词语间作精神的自由游动，在生活中，向远方游动。我不知道远方有多远，也许不知道远方在哪里。我一直向往着。在我记事起，我就有了远方的概念——父亲远离浙江，去了辽宁一个叫绥中的城市当兵。母亲还没有随军，在家里带着我和妹妹。于是，北方和父亲就成了我向往的地方。远方的父亲时刻在我的思念里。再稍大些，到了快读书的年龄，我随母亲在父亲的部队里住了两年。父亲当了十八年兵后，回到了家乡的小镇上。而我，那一年读二年级，一直到高中毕业才离开小镇——考大学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能够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能去远方自由自在地游动——一个青春懵懂的少年，对远方是多么的向往啊。

一直到十八岁高中毕业，我才离开位于台州西部山区的小镇——宁溪。逐渐远离了向晚的稻田，午后的鸣蝉，永宁江畔的桔林，黄泥塘山脚下的池塘，半岭堂村的老屋……我离开了我的童年，去了我曾经向往的远方。我在远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游动着。大学毕业分配到黄岩，这个距离东海二十公里的小县城，我又生活了十二年。我写那些处于城乡结合部的景物，写三江口，写自己对于大海的向往。之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调到了台州市工作。离海更近了，我把家也安在椒江之畔，台州湾的入海口。我能更加清晰地闻着大海的气息，呼吸着它浓浓的海腥味。我称自己的家为闻海楼。

在岁月里，我是一条朝着衰老游动的鱼。在生活中，我是一条朝着未知游动的鱼。在游动中，我学会了很多。

有时，在海边的滩涂上，我会默默地站立——或者傻傻地，看着一支芦苇在风中伏下。我会想，这风算什么。它来得再猛再狂，芦苇也会再次挺起腰身。我也会呆呆地看着滩涂上的一个个洞口，期待钻出寄居蟹来。它们爬行迅疾而灵巧，绿色的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时长长的投影相互纵横着，把一片滩涂划割成一小片一小片的滩涂。但我更喜欢那只缓缓爬行的蟹。它刚从窄小的泥洞里钻出，腿上还沾着几粒淤泥，它爬得很慢，似乎就不想离开泥洞，或者是另一只寄居蟹把它推出了洞穴。它也许只想呆在温暖的洞穴里，只是听潮起潮落。现在它出来了，仍然是缓慢地爬行着。

仿佛世界与它无关。

可是，我竟然喜欢上了这只缓慢的寄居蟹。我喜欢上了它传递给我的这种慢——一种状态，一种心情，一种追求，甚至是一种主义。

正是因为这只蟹，我爱上了慢调主义生活，我觉得我也应该把生活放得缓缓的、慢慢的。不必急着写出每一首诗，不必急着说出每一句话，不必急着认识每一个人，不必急着为每一个日子奔波……我该慢一慢，慢慢享受亲情，慢慢体验挫折的经历，慢慢从失误中领悟到智慧，慢慢对手头忙碌不完的工作学会放下，

慢慢对别人的话语和眼神不再在意，慢慢让自己宽容、快乐。也正是因为这只蟹，我放慢了恨的速度。学着默默祈祷，尝试把体内的凶狠变得弱小，直至消失。

这只蟹，也是大海里的歌手。它唱着自己简单的歌，并把这旋律传给了我。

在我生活的这一片海域，有夏季的台风，有冬天的阴霾。有出海、休渔，有远航，也有回港和洄游。渔村里的教堂会传出玛利亚圣母之歌，山脚下的庙宇里也会传出心经和金刚经的吟诵。祈祷和祝福声有时会在天色未明的晨间与炊烟或流云一起漂浮，也会在微暗的黄昏与村里的鸡犬声一起缠绕。庄严的十字架伸向高远的天空，比划着弥撒战歌或小夜曲的韵律。小小的木鱼敲打着，散透出清静悠远的声响。我爱极了这一片海域。

是的，我爱极了这一片海域。在这一片海域，我生活、工作、交友，写着关于海的诗，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听着儿子用钢琴弹奏《月光曲》或《菊花台》，看着妻子从客厅穿越到阳台忙碌的身影，我品出了一丝生活的甜味；有时呼吸着浓浓的海腥味，也品出了一丝蜜的味道。我用自己方式歌唱着，我也愿做一个大海里的歌手。

闻着大海的气息，与大海一起呼吸，让浓浓的海腥味融入自己的血液，让自己能够保持辽阔的胸怀和汹涌的热情，这是一种幸福！

我幸福大海带给我的情怀与追求。我让我的诗贴上大海的标签——我极力追求着一种精神的硬度与力度，即使在宁静的表面下，也深藏着暗流涌动狂放不羁的内里，它能击中一个人的灵魂而不是躯体，它能让一个人阅读到的不仅仅是黑白的文字，而是行间渗透出的大海坚强和坚韧的秉性。我让诗歌拒绝苍白、浮浅与无力，拒绝这个时代本已大量充斥的虚伪与病吟。

所以，我歌唱！我愿做一个大海里的歌手！

像那些螻，花蚶和蛤蜊一样，唱着自己的歌，用自己的歌唱方式，对自己的内心、对周边的事物、对现实和梦想的世界歌唱着。像它们那样，把柔软的身体藏在坚硬的外壳里面。让自己在歌唱中学会坚强与谦卑，学会宽恕内心的伤口和懦弱。我用自己嘶哑的嗓音歌唱着，哪怕简单、粗糙，哪怕不成曲调，哪怕走音破音。这从血液里奔涌出来的歌，有着无惧的力量——它歌唱晚归的渔民，充满安详与祈祷；它歌唱礁石缝里的泥螺，透满努力与执着；它歌唱隔岸的渔火，布满宁静与谐和……即使它歌唱脱落在岸边的一片鱼鳞，也有着星光的闪亮！

所以，我热爱这些大海里的歌手。我多么希望自己就是这样的一个歌手。其实它们，本身就是歌唱这个词，在大海的怀抱永远热爱着大海。我也愿自己就是这样的歌唱本身，在人群中，永远傲视着，为自己写下的一行行文字。

2014年2月20日于台州湾畔闻海楼

封底配诗：

我的诗

我的诗是一滴水
无数的我的诗聚成了一片海
我喜欢我的诗中的事物：灯塔。船只与暗流
礁石。狂涛。和一只螺小小的努力
我的诗纯净而自然
它为阴霾与人类的肮脏发出嘶哑与低沉的怒吼
它面对爱和善，敢于
无惧地呐喊
——我爱你！我愿意为万物的到来离去
储存抗争的勇气
我的诗是简单的歌唱。歌唱沉默的大地
我的诗是朴素的话语。述说着
我对大海的偏爱——黄昏的光线微微染亮
宽阔而雄壮的海面。马达声持续保持着
对生活的敬畏
我的诗如此纯真，是我内心的
一片海
真诚而亲切